

齊夫自由談

九三史相伯



中報六十周年紀念 獻給
自由世界之創造者

做人 只做自由人
敲鐘 只敲自由鐘
衆生 共走自由路
海濶 天空路路通

不除庭草齋夫

齋夫自由談

(自民國二十年九月五日起至二十一年一月
底止)

目錄

不除庭草齋夫	一
胡適捉鬼	二
比牛頓大一倍	四
世上三等入	七
生難殺易	八
大胖子	一〇

面

拆臺·····	一一
薩摩騷的亂子·····	一三
天山虎·····	一六
如是我見·····	一八
學拳個卡汾狄士·····	二〇
五毛錢的總司令·····	二三
精衛與志摩之喜事觀·····	二五
芭蕉先生·····	二六
一碗麵的代價·····	二八
老吳的白語文·····	三一

佛利畧與木星的月亮.....	三三
寫字.....	三七
佛羅稜薩的教授.....	三九
澆吃丈夫.....	四一
不轉彎的筆.....	四六
血染的諾貝爾獎金.....	四七
搶爾斯泰與穆罕默德的信徒.....	五〇
假好人.....	五一
傅將軍到那裏去了？.....	五七
無量之福.....	六〇

一根麻繩	六一
康有爲的詩	六三
屢敗屢戰	六四
戰時的功課	六六
大掃除	六九
珠璣賀人自殺	七一
史督師對國民訓話	七七
新舊中國之軍師	八〇
愛之三字經	八三
背起四個十字架	八五

剃頭擔上的竿子·····	八七
車夫老王·····	八九
鷓拳·····	九〇
吳稚暉沒有回的信·····	九三
溫壽·····	九四
蠶之告狀·····	九六
我的小懷抱·····	一〇二
小孤山·····	一〇四
陶知行的顏色·····	一〇五
讀列寧傳·····	一〇六

好政府最後之一幕	一〇八
農夫之聲	一一一
愛迪生之死	一一四
怎樣學愛迪生	一一七
不如學阿爾	一二九
工業文明	一二四
法拉第	一二六
化磁爲電	一二九
長忙玩忘完	一三二
總統哥之統一	一三三

愛迪生前後受敵.....	一三六
科學的孩子.....	一三八
這是教育.....	一四一
中國的人命.....	一四二
十萬封信之效力.....	一四五
午飯樟上.....	一四七
思想的母親.....	一五〇
莫輕看徒弟.....	一五一
佛蘭克林.....	一五二
「未」之命運.....	一六八

新舊時代之學生·····	一六九
克虜伯之金錢觀·····	一七一
從餓到死的過程·····	一七三
戰神前之對話·····	一七五
東北兩少年·····	一八八
觀戰·····	一九〇
一個教師與家長的答覆·····	一九三
一齣歷史戲的開場白·····	一九八
青年自動援馬抗日團·····	一九九
小朋友的鴉·····	二〇三

生存圈邊·····	二〇八
這是什麼意思·····	二一一
且慢·····	二一二
齋夫工會·····	二二三
甘地先生敷衍法國人·····	二二五
一張新婚禮通告·····	二三〇
如何可以不做一個時代落伍者·····	二三一
字紙箋裏的頌詞·····	二二三
讀馬占山主席來電·····	二二六
敬贈全國的教師·····	二二九

詩的學校.....	二三二
新年三問三答.....	二四〇
什麼東西最可怕.....	二四五
顛倒的邏輯.....	二四九
從燒煤爐談到教育.....	二五〇
主人教育.....	二五四
軍閥的鏡子.....	二五五
新政府小影.....	二五七
讀錦西義勇軍絕命宣言有感.....	二五八
創造中之中華民族.....	二六一

從南京路說到南京城·····	二六五
是非·····	二六八
兒子教學做·····	二七二
一張空前的廣告·····	二七五
縣長的資格·····	二七八
國難會議與名人會議·····	二八二
國民的軍隊·····	二八六
敬告國民·····	二八八

不除庭草齋夫

好幾年前，我見着曾國藩寫的一副對聯，先看下聯，是：『愛養盆魚化機』，心裏很不以為然。因為魚的自由世界是江，河，湖，海；那一處不可以認識它們的化機，何必要把活潑潑的魚兒捉到盆裏來呢？盆是魚的監牢；盆魚是上了枷鎖鎖拷的囚犯。現在捨掉江，河，湖，海之大而要在監牢式的小盆裏追求造化之機，不但是違反自然，而且是表示度量之狹隘。我素來反對籠中養鳥，所以不知不覺的對於盆中養魚也發生一種深刻的不滿。我便帶着這種不滿意的態度去看



(南)

上聯。我見上聯寫的是：『不除庭草留生意』，不禁連叫幾聲好，歡喜得把心裏的不滿都忘掉了。從此我便想用這個意思來造一座齋舍，稱它爲不除庭草齋。但是吃着早餐愁晚餐的人那有餘款造房子？退一步想，齋主賺飯不成，何妨做個齋夫？好，就這麼說，這個不除庭草齋夫的頭銜，想我自封了。需要齋夫的人們，請看清這個名字來找我；否則你要除草，我不除草，弄僵起來，怎麼辦呢？

胡適捉鬼

適之近撰時論，多不中肯要。去年他在新月上發表一文，我們走

那條路，裏面陳說中國五個鬼卽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而對於帝國主義之侵略，竟武斷的將它一筆勾消。梁漱溟曾寫了一封信駁他。東京的幾位朋友對於他這種見解也深致不滿。我個人則以爲除了外國帝國主義之外，認爲國內還有一個大妖精被適之忽略了。這個大妖精便是多福多壽多男子的多生主義。因爲多生所以田不夠種，工不夠做，飯不夠吃。因爲多生所以窮，因爲窮所以有病，不能醫，有子女不能教。因爲大家多生所以窮親戚多，窮朋友多，累得意志薄弱的人不得不貧。因爲多生而求生不得所以爲盜，爲匪，稱兵，搆亂。貧窮，愚昧，疾病，貪污，內亂，當然是要打倒的；但是國內若不剷除多生之迷信，國外若不推翻帝國主義，則這五個小鬼必定是跟着我

們寸步不離。其實，帝國主義之總司令也是多生主義。因為多生所以要殖民地，要原料，要市場。世界最大之亂源便是多生主義。這個妖怪不除，世界那能太平，中國那會有出路？下面是我送適之的一首詩：

「明於考古，

昧於知今：

捉着五個小鬼，

放走了一個大妖精。」

比牛頓大一倍

的貢獻也可比他多一倍。」

牛頓生時，大家都以為他活不成。派去請醫生來救他的是兩位接生婆。伊們一面走，一面埋怨說：『我們這樣拚命的趕，真是太愚蠢了！他能活到我們回家，就算是奇蹟。這樣一隻小老鼠！他總是不得活的；我們就把腿兒跑腫，也得不着一句感謝。姐姐！我們吃這門飯，是沒有法子喲。天老爺選着我們幹這件事，也只得幹罷。謝天謝地，好容易走到了。』出乎接生婆意料之外，牛頓竟活了。而且活到八十五歲。（一六四二年生一七二七年死）

世上三等人

世上有三等人。第一等人奉頭腦做司令，第二等人奉肚皮做司令，第三等人奉生殖器做司令。每人所奉的司令之天然部位便是他的人格的寒暑表。我們要做那一等人便站在那一個司令旗幟之下。我提出這條意見，並不是希望人人去做那不食烟火的神仙和獨身主義的和尙尼姑。偏重理智生活的康德也有兩次想找一個愛人。伯夷叔齊在武王伐紂之前，也要吃東西。我不是主張請頭腦出來斷絕食色兩欲，乃是主張請頭腦出來負指揮的責任。一般的人是有時聽頭腦指揮，有時聽肚皮指揮，有時聽生殖器指揮。當他受肚皮生殖器指揮的時候，他是弄得頭昏腦黑，無法自拔。有的人，一天到晚，一年到頭，一世到老

爲着爭食求愛，忘了一切，甘心做飯桶情癡，至死不悟。這種人是最可憐了。青年的朋友們！現在頭腦，肚皮，生殖器都在開始招兵，立定你的宗旨，認清你的旗幟，選擇你的大帥去投効吧！

生難殺易

人生之前有父母，父母之前有祖宗，自從八千萬年前地殼上發現生物以來，經過七千六百萬年而後哺乳，再經過三百五十萬年到五千萬年前，不知遇着幾萬萬難纔成人形；成了人形，又不知道經過猛獸，疾病，水旱，刀兵幾萬萬難纔一代一代的死裏逃生而傳到我；與我

同時投胎的兄弟姐妹不會以百萬計，而僥倖得進生命之門的只有我一個；若遇孀生母，可以把我打下胎來，或在生後拋到河裏淹死，或送給育嬰堂裏，弄得一個活的進去，一個死的出來；若生在貧窮之家，挨餓忍凍多病自不必說，倘遇天災人禍，易子而食；若生在富貴之家，則瀟飽慰淫，死於安樂；若生而失母，或遇晚娘，則朝鞭暮撻，如何可活？若遇拐子，女的賣入娼門，男的切作肉包餃子賣；若生在沒有保護幼工之國裏，則機器便是吃孩子的老虎；至於一難，一難，又一難的過去，還能由小學而進中學的，則四萬萬人中只有二三十萬。這二三十萬青年是什麼？是八十萬年來天然淘汰出的精華！如今得意的幾萬，早遲要死於墮落，失意的幾萬，早遲要死於刀斧，留下來的

還有多少呀？生是如何的難！殺是如何的易！

大胖子

去年新世界來了一位大胖子，名字叫佐利 Jolly Ray，身重五百六十多磅，有我三倍半重。我便把伊的照片剪下來題了一首遊戲詩，寄給一個小學校去做國語和算術的練習。我的遊戲詩是：

「佐利女子胖中胖：

稱稱五百六十磅。

將伊和我比一比，

三個半！』

這首詩和照片有一封信附去。在信裏我希望小朋友們把各人的身體稱一稱，算一算，和佐利女士比一比，將第四句改了寄給我看，那麼我下次還有東西寄贈。

拆臺

某大學教授好出風頭，兼職很多，每月收入在千元以上，但位置既得之後，精神不及兼顧，弄得一塌糊塗，結果竟有一處差使被人辭退。接他的事的人是我一個朋友，任事忠勤，不避勞怨。教授很不甘

心，屢次暗中搗亂。吾友一五一十的告訴了我，我便爲這位教授寫了一幅小影。這位教授實在具有代表性。像他這樣的人，社會上到處遇得着。勤人的社會裏不許懶人流連；懶人的社會裏也不許勤人立足。中國是一種什麼社會呀？

『做戲愛做好角色，

做了角色懶負責。

別人串得好戲來，

暗中却把戲臺拆。』

陽歷鬧的亂子

黛玉葬花詩裏說：『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這是中國普通人對於一年的觀念。泰西人民從埃及以及到現在，都說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其實，這種通常的口頭語都是不正確的。地球繞太陽一周所需之時間是三百六十五日五小時四十八分四六秒。我們現在已改曆，對於這五天五小時四十八分四六秒的零頭自然不可再像從前那樣忽略。埃及人和羅馬人當初只算一年為三百六十五天，把零頭略去，弄得差之毫厘，失以千里。因為每年差這個小零頭，四年便差一天，四十年便差十天，四百年便差一百天，日積月累起來，連四季都弄顛倒了。到了該撒的時代，時令差了八十天光景。他在公元前四十

六年把它糾正過來。這年他定了十四個月，四百四十五天，是歷史上最長的一年。這是補足從前缺欠的辦法。從這年以後，他定了每四年閏一天，把這一天加在二月的日數上。羅馬風俗二月只可有二十八天，雖該撤之專制也不敢擅改，所以平常年份的二月總是二十八日。其他月份；月大三十一日，月小三十日。閏年照現在看來是二月有二十九天。但是照羅馬人的說法，這增加的一天，是稱爲三月前一日，不稱爲二月二十九日，所以羅馬人的二月二十八日的風俗便被該撤騙過去了。該撤之後。歷書爲主教 *Pontifex* 所管。他們把歷法弄錯，三年一閏。三十六年中多閏了三天。奧古斯都 *Augustus* 爲牠糾正過來。他是一位好名的人，見着七月 *July* 是因該撤 *Julius Caesar* 得名，而且是月大

，便也要用自己的名字稱呼八月 August，且改月小爲月大，致使月份大小次序受他搗亂。但是該撤所定四年閏一天的辦法，未免長了一點。因爲四個五時四十八分五十秒只有二十三時十五分二十秒。每年多算十一分十秒，在一百二十八年內便要多算了一天。一天一天的堆積起來到了格列高里第八 Gregory VIII（一五八三年）已經是多算了十天。他於是把一五八三年的十月五日定爲十月十五日，一直推到年終。爲了使以後不致再發生這種錯誤，他規定凡世紀年 Century Year 如一九〇〇，二〇〇〇，二一〇〇，二二〇〇，刪去最後兩個零，用四除得淨的閏一天，除不淨的不閏。這樣一來，四百年中便減了三個閏年。但是格列高里第八的改正還不能算澈底，因爲在一萬年中還有兩三天的

錯誤咧。

天山虎

平生所見虎，只有紙上虎，幕上虎，檻中虎罷了，以未見山中虎爲憾，屢欲畫吾心中虎以寄山中虎之思。古人說：『畫虎不成，反類犬。』我畫虎未成，像貓不像狗。今棄虎畫寫虎詩，不知可像詩蘊否？

『您看天山虎，

莊嚴而神武。

一嘯震天地；
狂風追驟雨。
野性未消磨，
森林可自娛。
夜宿山之崖，
朝遊水之澗。
好聽鳥唱歌，
百獸爲之舞。
飽時不傷人，
餓時吞水粘。

曾過滄紗溪，
不戀滄紗女。
歸來明月下，
臥對白雲語。」

如是我見

到日本去的人總想知道一些關於天皇的事。我也有這種好奇心。我的一個問題是現代日本人對於天皇的態度是怎樣？比從前有什麼不同？

我在東京的大橋圖書館裏看見一本書，書名爲天皇與普羅列塔里亞特，覺得非常奇怪。細看書的內容知道著書人的宗旨在謀天皇與勞動民衆之結合，以推翻立在中間之資產階級。這是一種異想天開之策略。據宮琦龍介說這派人很多。無產黨人則說勞動者決不受這種學說之哄騙。總之，這派人是站在天皇的立場上拉攏工人。我在這書裏發見了一個藍墨水寫的眉批：

「每年收入二千萬，眼看着一百五十萬失業者之凍餒無依，還是今天菊花宴明天櫻花會，樂得不歇的人與勞動民衆如何聯得起來！」
這個眉批出於何人手筆不得而知，諒想或者是一個學生寫的。

今年一月十六日我上桃山謁明治陵。我在山上的時候，日本人陸

續來謁陵的也有十五人，內中有農人，老太太，小孩子，在鄉軍人，和一個工人。我站在那兒留心看他們的舉止，個個人來的時候都恭恭敬敬的跪在陵前祈禱，小孩子也跟着父母們照樣的幹，惟獨那位工人站在那兒不拜，望了一忽兒，就一個子下山了。

學半個卡芬狄士

卡芬狄士，Sir Henry Cavendish 英國人，生於一七三一年，死於一八一〇年。到今年雙十節恰恰是他的二百周紀念日。

他是一位有錢的科學家，是一位科學的有錢人。

他於一七六六年發明輕氣，當時稱它爲易燃空氣 *Inflammable Air*；一七八四年又證明水爲易燃空氣與五分之一之尋常空氣爆炸而成，這五分之一之尋常空氣卽拉瓦錫所稱之養氣 *Oxygen*；一七九八年求得地球比重，從此整個的地球不必用秤稱，而可以知道它的重量了。他的發明很多；這幾樣是他主要的貢獻。

卡芬狄士在學術上雖有很大的貢獻，但是秉性孤獨不與人往來，尤不喜見女人。家中偶用女僕，祇要被你看見，沒有不被辭退的。晚年有人設宴表揚他的貢獻，他便從後門逃掉。臨終，他喚退了他惟一的僕人，使他可以一個人無牽無累的離開這世界。

他所做的科學實驗，多祕不示人。他死後五十年才有人將他的筆

記發達。因此 Cavendish 與 Selfish 兩個字便結了一些因緣。自私的科學家從此乃有所屬，都以 卡汾狄士 作盾牌。他們學了半個 卡汾狄士，其實是學了 卡汾狄士 較壞的一半而忘了他的較好的一半。他們祇管攀上科學之樹，揀熟的菓子一個子吃，把菓子皮和核子往下摔，也不管樹底的弟兄能吃不能吃。他們學會了 卡汾狄士 之孤僻自私而忘了他的偉大的發明上的努力。

卡汾狄士 死後，北梯羅 Barthelot 說：『化學是一門法國之科學，創學者 拉瓦錫 Lavoisier 不朽。』梭耳普 Sir Ed. Thorpe 答辯說：『化學是一門英國之科學，創學者 卡汾狄士 不朽。』孤高的 卡汾狄士 有靈，也必笑 北梯羅 與 梭耳普 之太無聊了。

五毛錢的總司令

日本，東京一處有圖書館二十七所。規模大的有兩所：一為東京上野帝國圖書館；一為東京帝國大學圖書館。上野圖書館藏書六十七萬冊。東大圖書館藏書六十萬冊。這兩個圖書館比了巴黎國立圖書館之五百萬冊，倫敦大英博物院圖書館之五百萬冊，和華盛頓北美合衆國國會圖書館之四百四十萬冊還不免有小巫見大巫的樣子，但在文化貧窮的東方實在可以雄視一時了。東大圖書館為美國煤油大王創立之洛氏基金會捐款所建築。共費五百五十萬日金合華幣一千一百萬元。

洛氏基金會捐款四百萬日金，餘一百五十萬日金爲國庫支出。這個圖書館不許校外人閱覽。我得到洛氏基金會蘭安生介紹信，可以設法進去看書，但因回國期迫，沒有受用。上野圖書館是公開的，只要出五分錢，隨便什麼人都可以進去看書。閱書人每天平均約一千二百人。若有專門問題，可以費五毛錢買張研究券進入研究室閱覽。這樣不但該館自有之六十七萬卷書可以聽你調閱，館外的書，也可代你借用。這個辦法對於學術的研究可算是便利極了。我把這個意思告訴了一位朋友；他對我說：『你化五毛錢便捐得這個百萬卷書的總司令，是可以自豪了。』

精衛與志摩之喜事觀

民國十三年中秋後二日，徐志摩約我們到海甯去看湖，同去的有陳衡哲，胡適之，朱經農，汪精衛，任叔永，一位美國女教授，其餘的人記不清了。有人問經農說：『什麼事這樣得意？』精衛說：『結婚吧？您得請我們吃喜酒。』我說：『比結婚還好。』精衛說：『那麼是生兒子了。』志摩說：『生兒子不如結婚；結婚不如訂婚；訂婚不如求婚；求婚不如求不成。』在這寥寥數語中，我們可以找着兩種的人生觀。精衛所猜，是一般中國人之心理；志摩所說是詩人之態度。一般中國人之心理是要求多福多壽多男子。結婚可喜，生兒子更可

喜。詩人的見解却不然。失了戀纔寫得出好詩來。歌德失掉夏綠蒂而少年維特的煩惱一書遂佔據了普天下青年們的心靈。志摩知道這個道理却不能終身奉行。小曼答了一聲『Yes』之後，詩神便向志摩不告而別了。他當然還會做詩，祇是沒有從前寫的那麼好。這在愛讀志摩詩的人們看來是何等重大的一個損失呀！

芭蕉先生

芭蕉先生以扇芭蕉扇得名。扇芭蕉扇的人多着咧。茅草棚前赤膊乘涼的農人，誰不扇芭蕉扇？何以都無名而名獨歸先生？這不是偶然

的。都市中衆人都扇團扇摺扇，而先生獨扇芭蕉扇，人見先生即見芭蕉，見芭蕉即見先生，便不知不覺的將先生與芭蕉結了一個不解緣，久而久之，連先生的姓名都忘了，而芭蕉未忘，想到先生便想到芭蕉，想到芭蕉便想到先生，不得已，實在是自然而然的，大家便稱先生爲芭蕉先生了。先生之所以在團扇摺扇叢中扇芭蕉也並不是故意立異，實以芭蕉爲用至大，不甘使它埋沒。客有問芭蕉扇於先生的，先生說：『我在烈日下跑路用不着戴帽；中途遇雨，不必張傘；走倦了隨地坐下有現成的墊子；半夜涼了蓋在小肚上比被兒輕便；熱得不可耐，一人扇扇而衆人共得清風；都靠着這把芭蕉扇。』芭蕉先生有友，在鄉下教孩子，平日不好管閑事，但鄉下阿斗受人欺負，問計於友，

友必盡心爲他們畫策。友常搖芭蕉扇散步於山林中，故鄉人常呼他爲芭蕉孔明，以示別於扇鵝毛扇之孔明。芭蕉孔明卒以屢打抱不平，得罪權勢，下獄，獄卒索錢，身邊無餘物，割愛以芭蕉扇送他。這芭蕉扇特大，先生路過獄卒家，作見獄卒方搖扇乘涼，認識扇爲友物，以數倍之價向獄卒購來。今先生拿着在繁華都市中作逍遙的便是這把扇子。

一碗麵的代價

去年有一天下午我帶着餓肚到新愛倫影戲院看影戲，乘着休息的

十分鐘，走到門口，下了一碗麵吃。這碗麵費了十四個銅板，連袁帶吃只用了五分鐘，可算是經濟極了。看看還有五分鐘便乘機問問麵攤營業的情形。攤販姓沈。整套器具值十八元，材料成本計二元，月納巡捕房照會捐二元。每月可賺三十元。我說你的進款比鄉村教師還要好一點。他說「苦來些」，每天深夜四點鐘回家，早上七點就要出來買材料，準備一天賣的麵餃。如果不是這樣，一家人便不能活。我看沈君臉色黃瘦，確是辛苦太過的結果，十四個銅板一碗的麵，雖是平民的午餐，但是另一平民的康健換來的。今年想起此事，發生無限感慨，便寫了一首詩想送老沈，但老沈已是不知去向了。

「新愛倫門前麵一碗」

化了一千四個小銅板。

攆販名字叫老沈，

自做夥計與老板。

每月可賺三十元；

教師不如擺麵攤。

那知他說「苦來些，

一夜只睡三點鐘；

若要多睡一刻兒，

兒女凍餓誰做東？」

將他從頭望到底，

一株枯樹立秋風。

麵兒代價我知了，

不是紫銅是血紅！」

老吳的白話文

一天我在弄堂中遇見老吳擺着一個山芋攤子，備有馬，牛，羊，雞，犬，豬六種竹籤代表六等獎品。我看見那個豬字，疑他已經受了新文學的影響，却又見那犬字便疑他對於老文學還有眷戀之情。我因好奇心便問他改「豕」不改「犬」之緣故，才知道他是一位具有代表

性的不澈底之文學改良家。這是我送老吳的一首遊戲詩：

「老吳賣山芋，

抽籤定贏輸。

籤分「馬」，「牛」，「羊」，

又有「雞」，「犬」，「豬」。

勸將「犬」改狗，

他說要依書。

我說書中「豕」，

不是你的「豬」。

好像小腳婆，

想做大腳站。

數數桃和李，

老吳勝老胡。」

伽利略與木星的四月亮

木星 Jupiter 爲九大行星中最大的行星。（註）它有九個月亮，最大的四個是伽利略 Galileo 所發見的。他當初發見這四個月亮是一樁空前的大事，也是一樁極有趣味的事。我很願意把它介紹給科學的青年們。

伽利略在一六〇七年聽說里披耳舍 Lippershey 發明了一個東西，是兩片鏡子做的，可以望遠。他得到這一點暗示，想了一晚，次日便開始獨出心裁，創製他的第一架望遠鏡。他用了一根風琴管，一頭裝凸鏡，一頭裝凹鏡，可以放三倍大。後來他精益求精竟造成一架能放大三十二倍的鏡子。木星的四個月亮便是用他自造的鏡子發現的。我們要知道，自古以來的大科學家都是自造工具，幾乎沒有一個例外。依賴外國儀器的人決不會做出第一流的貢獻。

都盧斯脫 Brewster 在科學之先烈 Martyrs of Science 一書裏敘述這次之發見說：『在一六一〇年一月七日早晨一時，他將望遠鏡朝着木星望。看見有三個星在該行星旁邊：兩個在它的東邊；一個在它的西邊

。這三個星是在一條直線上與黃道 *equator* 平行，比同樣大小的別的星亮些。他以爲它們只是恆星，沒有特別注意它們與木星及彼此相隔的距離。八日不知因爲什麼原故，他又來看這些星，發現了它們比昨晚有很不同之位置：三個星盡在木星的西邊，彼此相隔較近，而且距離幾乎相等。他雖然沒有注意到這三個星互相接近之失常的現象，却已開始考慮如何昨晚在二星之西之木星今晚忽然出現於三星之東。他對於這個事實所能給的唯一的說明，是木星之行動，正與天文家所測的相反。它是自己走由那二星面前經過了。

「因爲他的感官所觀察的證據與測量的結果衝突。所以他要等到次晚再看，可是失望得很，因爲這晚滿天是垂了雲幕。十日只有二星

出現，都在木星之東。這是顯然不可能之事。八日自西到東之木星如何，在十日又自東到西？伽利略於是被迫而斷定他所觀察的現象，是起於這些星之行動。因此，他便仔細去觀察它們的地位的變換。十一日還只有二星，都在木星之東，但是在更東的一個星比其他一個是兩倍大，雖然昨晚它們是完全一樣的大小。這件事實在伽利略的疑難上射出新的光明。他立刻斷定說在天空有三個星繞着木星運行，如同金星，水星繞着太陽運行一樣。在他看來，這是毫無疑義了。一月十二日他觀得它們是在新的地位，大小也不同；十三日又發現了第四個星，於是繞着木星運行之初次發見之四衛星——即月亮——都齊全了。上

他一直觀察到一月廿二日纔寫了一篇報告於二十四日公佈來出。

這篇破天荒的文章出版之後，在佛羅稜薩 Florence 發生了什麼影響，容我下次再談吧。

(註) 九大行星是金星，水星，地球，火星，土星，木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冥王星是最近發現的，和地球差不多大的，繞日一周須二百四十八年又百分之八十六日。

寫字

紫老說：

『大筆可寫小字，小筆不可寫大字。』

晶父不以爲然，他說：

『寫大字要用大筆，寫小字要用小筆。大筆之不可以寫小字，也如同小筆之不可以寫大字。』

我以為二人的話都不錯，祇是各人的觀點不同罷了。晶父所說是爲用人者下針砭。大才小用則小才自必大用，甚而至於專用。小才大用則大才自必小用，甚而至於無用。受了社會付託掌有用人權的，弄得許多人不得其所，豈不糟糕！紫老的話志在爲自律者說法。有大才一定要做大事，立勳就要做大事而不肯從小做起，心理上使不免有怨望，閱歷上也不能有堅實穩固的基礎，如何不將以求大而適見其小呢

佛羅梭薩的教授

伽利略發現木星的四個月亮之後，便寫了一篇文字於一六一〇年一月二十四日在星座報告 *Nuncius Siderius* 裏面發表出來。

這篇破天荒的文字出版之後，照現在看來，該是多麼的寶貴，佛羅梭薩 *Flores* 的大學教授們却看牠不起。

法赫在伽利略傳中說帕羅亞 *Padua* 的哲學主任教授用盡力量使大公爵不要相信木星四個月亮之存在，他說：

「動物頭上有七竅，通氣於周身，使牠明，使牠煖，使牠滋長。這小宇宙之七竅是什麼？兩個鼻孔，兩個眼睛，兩個耳朵，一張嘴。同時，在諸天之大宇宙中有兩顆吉星，兩顆凶星，兩顆發光的星，一顆超然未決的水星。這種類似之處，數不勝數，比如七金，即爲一例，因此我們斷定行星之數必爲七顆無疑。何況木星的月亮不是人眼所能看見，所以在地上不能發生影響，所以無用，所以不存在。而且猶太人，古代民族以及近代之歐羅巴人已定七天爲一星期，並將七行星之名字稱呼牠們。如果我們將行星增加起來，豈不是把這美麗的系統整個的推翻了嗎？」

伽利略自己說：

『我想請佛羅稜薩的教授們來看木星的四衛星，他們不但不願意看星，連我的遠鏡也不願看。他們相信在自然裏沒有真理可找，真理只在書本裏。』

中國的教授，有那幾位不是從佛羅稜薩來的呀？國產的老夫子說：『真理只在古書裏。』留洋的洋翰林說：『真理只在洋書裏。』懶得看書的講師說：『真理只在嘴巴裏。』青年學生若信這些教授們的話，也就可算是佛羅稜薩人藉的學生了。誰能自造儀器向大自然描摹？如有這人我是願意拿着掃帚做他的齋夫了。

活吃丈夫

昆蟲中活吃丈夫的有螳螂，蜘蛛，蝎子等，而以螳螂吃得最殘酷。法國昆蟲學家法勃耳 J. H. Fabre（一八二三年生，一九一五年死）觀察螳螂 *Mantis* 之戀愛有如下之敘述：

「試看他們交配。爲了避免羣衆的搗亂，我們叫他們一對一對的分居。每對夫妻各有一個小家庭，沒有閑人進來鬧新房。食物也多多的備好，使他們要吃什麼就有什麼吃，不致於有絲毫之饑荒。」

「將近八月底了。雄螳螂，苗條的情郎，以爲時機成熟，便向他的胖姑娘瞞準。他彎着頭頸，挺出胸腔，小而尖的臉上表現出熱烈的

情感。他一點而不動的對着他的意中人默望。伊並不驚動，彷彿是表示一種不在意的樣兒。雄的得到這點默許的暗示，（我實不知其中之奧妙）便走近伊，忽然展開兩翅，渾身都抖了起來，這大概是求婚吧。他身體雖小，一衝便衝上他的胖老婆的背上，穩穩的抱住。他們籌備了好久纔實行交配，而交配的時間有時竟需五六點鐘之久。

『這一對沒有動靜的配偶是值得注意的。他們分開一會兒便再結合，比從前還親密。這位太太所以愛伊的可憐的丈夫，不但是因為他能使伊的卵巢受精，而且是因為他的肉很合乎伊的口味。早則當天，遲則明日，他必定要被老婆捉着，照例在頭頸上一口咬下，細細的吃，除兩翅外都被伊吃得精光。』

「我抱了一個好奇心，要看看第二個丈夫介紹給一個新近受精的雌螳螂會受何等待遇。調查的結果令人驚悸。雌螳螂對於食色兩欲是不會滿足的。不論下蛋與否，伊休息一忽兒，久暫各個不等，便能接待第二個丈夫並同第一個一樣把他吃掉。第三個接上來，盡了傳種之責，是被吃掉，踪跡毫無。第四個的命運也是這樣。在兩個星期之內，我親見同一的雌螳螂吃掉七個丈夫。伊歡迎他們投入伊的懷抱叫每一個人就拿生命來繳付愛情之代價。」

「人總以為在大自然裏雄的可以自由逃避，其實不然。我在那兒親眼看見一對配偶出幹這種可怖的勾當。那雄的，全副精神都用於盡

他的天職，緊緊把雌的抱着。可是他已經沒有頭，連頸子也沒有，身體也不完全。那雌的，嘴兒伸過脖子，正在那兒吃伊沒有吃完的溫柔的情人咧。：：」

我們有一位朋友的夫人很厲害。他當伊的面不敢說什麼，背後常喊伊爲雌老虎。我勸他達觀些，便把螳螂的家庭生活講給他聽，他說：『我果然是比不上不足，比下有餘了。』

諸位若不信法勃耳的話，可以養些螳螂試試看。何必要信他的話呢？最好是親自試一試吧。

不轉彎的筆

我的同輩朋友，許多都做了官，而且是做了大官，有幾位做得還不錯；有幾位是未免大事糊塗，小事不糊塗。我寫了一首詩勸他們留心董狐復活。可是天下的官多着咧，糊塗的，何止是我的朋友！我現在願拿這首詩送朋友的詩，獻給普天下之做官的。大家努力吧！

『做官莫做糊塗官：

萬人愁苦一人歡。

董狐有筆剛於鐵，

只寫是非不轉彎。』

血染的諾貝爾獎金

諾貝爾獎金 Nobel Prize 是什麼？這在學術界裏是沒有人不知道的。牠的價值是每獎四萬美金，每年發五獎，是二十萬美金。這五個獎金是贈與一年中在物理學，化學，生理學或醫藥學，文學，與世界上最有貢獻的人。這獎金是八百四十萬元美金所生之利息，而這八百四十萬元即是諾貝爾一生製造猛炸藥與無烟火藥所賺來的錢。

諾貝爾 Alfred Bernhard Nobel，瑞典人，生於一八三三年，死於一八九六年。他從十七歲即幫助他父親製造硝化甘油，Nitro-glycerin。硝

化甘油桶是用沙裝的。七年後，一天，偶然有些硝化甘油漏在沙裏，結果給了他一個非常的暗示。他屢經試驗，最後用百分之二五硝化土 Kieselguhr 和百分之七五硝化甘油造成猛炸藥 Dynamite。這是一八六七年的事。後來他又用軟木代替硝化土，效力格外安穩。過了幾年，他用膠棉 Collodin 搏裹傷痕。膠棉是棉花火藥 Guncotton 溶化在醚裏的產物。他偶然將瓶裏沒有用了的餘液倒在硝化甘油裏，那令人驚訝的炸裂 Explosive Gelatin 便因此於一八七六年出世了。這便是世用所稱之雙料炸藥。他先後發明炸藥許多種，連軍用無烟火藥在內，得專賣特許權一二九種。他那八百四十萬元美金便是從這裏來的。

他起先製造炸藥之動機無非是爲開礦採石之用，後來爲政府所誘

惑，諾貝爾亦不惜屈科學家之尊嚴，爲軍人造殺人之凶器。和平獎金之建立，乃是諾貝爾晚年懺悔之表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們對於他這念頭之一轉，當然要表示相當的敬重。但是當年所殺之人已不是今日所救之人；而今日所救之人，誰又敢說不是將來所殺之人。在科學家的手裏實掌握着人類之生殺權。用科學養人不用科學殺人，纔是科學家之天職。若存着一個殺人的心去學科學，那便是世界上最大的惡人。諾貝爾的懺悔，彰彰在人耳目，他那每年一次的血染的獎金不啻爲青年科學家之暮鼓晨鐘，何能充耳不聞？如果一雙眼睛只對着那四萬元金洋，豈不是無聊之至嗎？

托爾斯泰與穆罕默德的信徒

岳武穆說：「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了。」這次日人違背國際公法，以重兵侵略東北，不啻爲強盜行爲，爲武官的宜如何視死如歸，捍國衛民。那知道有些武官竟採取無抵抗主義，做了托爾斯泰的信徒。問他：「日兵佔了瀋陽也不抵抗嗎？」他說：「不抵抗！」問他：「日兵佔了吉林也不抵抗嗎？」他說：「不抵抗！」問他：「日兵要你和你的父母妻子兒女朋友一起都做奴隸，你也不抵抗嗎？」他說：「也不抵抗！」問他「日兵把中國人都活埋在萬人坑裏也不抵抗嗎？」他說：「不抵抗！」這是多麼澈底的一位托爾斯泰的

信徒啊！可是他對於自己家裏的人是崇奉穆罕默德的策略，左手拿着可蘭經，右手拿着寶劍，部勒同胞。在這寶劍上他的十五六歲的小弟的血迹還沒有乾呢！

假好人

顏習齋十六歲時，他的乾祖父朱翁，想行賄爲他運動中一個秀才，他哭得連飯都不肯吃。他說：『甯爲真白了，不作假秀才。』我們做人都應該有這種精神。一天我坐電車；身上只帶了一個雙角子，摸出來買票，那賣票的說：『銅噶，弗好用。』我只好下車步行。假角

子尙且給人這樣多的麻煩，何況假人？假角子用不去，而假人偏能行得通，又是什麼緣故呢？真小人易知，偽君子難防。看去是真的又像有幾分假，聽來是假的又像有幾分真：真中有假，假又像真，把人弄得頭昏腦黑，無從辨別。假社會當中做人是多麼難對付的一件事啊！去年夏天寫就假好人短詩十首，志在勸世，兼以自勵，措詞未免過分，但一腔熱血，實望大家洗心改面，共同手創一個光明磊落的真世界罷了。恕我罪我，聽人裁判吧。

⊖ 假好人

世界如何壞？

壞在假好人。

口是而心非，
雖人不是人！

⑤ 假父子

假父子！

金子是老子。
嘴裏喊爸爸，
心裏咒他死。

⑥ 假母女

假母女，

養女如養豬。

誰個銀子多，
可以買肥豬。

㊟假夫妻

假夫妻，

貌合心已離。

老婆偷漢子，

丈夫打野雞。

㊟假情人

假情人，

丟手成路人，

遇着新路人，
又成意中人。

⊕ 假朋友

假朋友，
交情肉與酒。
酒肉吃光了，
到處丟你醜。

⊕ 假師生

假師生，
賣買在書本。

一旦要打倒，
只因少給分。(註)

㉑ 假軍隊

假軍隊，

忍看山河碎。

他自有本事：

會殺親姊妹。

㉒ 假官吏

假官吏，

嘴上有主義。

吃了百姓飯，
要剝百姓皮。

⊕ 新武松

我是新武松，

已上景陽岡：

遇着人面虎，

打去無商量。

(註) 分是考試的分數。

傅將軍到那裏去了？

民國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我對全體同志演講涿州守將傅作義，今日在日記中，翻得如下之紀錄：

傅作義以數千人死守涿州，迄今四十餘天，奉軍數萬人，竟撼他不動。他不但是革命軍人之表率，也就是全國國民之模範。他有位老師，名叫于國翰，現在奉軍裏面任職，來信勸他投降，他回信說：「記得老師講義中並無投降之一課。」我願全體同志牢記此語：曉莊生活表上沒有投降教學做！……我們要有藝術的生，藝術的死。涿州之守，已達到藝術之境界。我深願救兵趕去解圍，為中華民國留此一位良將，好在世界戰場上與帝國主義者算帳。傅軍是當得起我們的不投

降歌了！我們大家起來唱這首歌吧，心裏向涿州的勇士致敬着：

「軍人救國不要命。

不要命，不要命，

只有斷頭將軍。

沒有投降將軍。

軍人救國不要命。

不要命，不要命，

只有斷頭兵丁，

沒有投降兵丁。」

東三省之守將，人人是博作義則東三省必不亡。中華民國之守將

，人人是傅作義則中華民國必不亡。東三省之傅作義安在？中華民國之傅作義安在？

無量之福

一天三餐飯，吃慣了，誰也不覺得有什麼希奇。如果您今天荷包裏的錢只夠吃兩餐或是三個人合起來只夠兩個人吃，那麼，這飯的問題在您心裏便有了新的意義。如果您能想法子使兩餐的錢夠得三餐吃，兩人的錢能飽三個人的肚子，您一定是出人意外的歡喜。去年夏天珠璣，鍾燾，紫耘，佩芝，兆韜，許多人和我是時常嘗到這種風味

。可是比一比那些啖樹皮草根的同胞，真不啻是天上人間。下面是我們那時吃飯的一幅小影：

三個蟹殼黃 （註）

兩碗綠豇粥：

吃到肚子裏，

同享無量福。

（註）上海稱燒餅爲蟹殼黃。

一根麻繩

我的朋友寶鋤是一位最有趣味而最有意義的人。民國十七年端午節前一天，我到漱玉家裏去玩，漱玉夫人拿了一根麻繩笑嘻嘻的對我說：「這是寶鋤送您的禮物。端午節沒有錢來，我要您看看這根繩子。」我理會寶鋤的意思，便寫了兩首詩託漱玉夫人轉交給他。我寫的是：

⊖ 用人眼看

麻繩一根；

性命一條；

嗚呼哀哉！

不了也了。

⊖ 用佛眼看

麻繩一根；

性命一條；

業報相乘，

了也不了。

康有爲的詩

二月十三日早，天未明，我與勉仲來游，見征雁一行一行的從楊湖裏
開封之龍亭是宋朝朝見的地方，現在已改爲中山公園。十六年十

飛起，的是大觀。龍亭上刻着康有爲的一首詩，說：

「遠觀高寒俛汴州：

繁臺鐵塔與雲浮。

萬家無樹無宮闕，

但見黃河滾滾流。」

我看了這首詩，便在那兒默望，勉仲問：「望什麼？」我說：「看不見黃河，更看不見它滾滾的流。」

屢敗屢戰

曾國藩吃了好幾個敗仗，幕府爲他草奏章，『有屢戰屢敗』之語，他拿起筆來勾成『屢敗屢戰』，精神爲之一振。一個手無捉雞之力的儒夫看了這一句，立刻可以變成一個以一當百之壯士。

我凡遇事變，素以解決數學問題之態度相待，用冷靜的頭腦指示我沸騰的熱血之去路，所以絕少憤慨，亦少悲觀。惟自瀋陽失守後，每看張學良的電報，不禁令人怒髮衝冠，在這些電報裏只見是失守，退出，死傷，被繳械，不見有絲毫太無畏精神之表現。這是澆在民族精神之火候上的冷水。戰而敗，國民原諒你。敗而戰，國民敬重你。不戰而敗，敗而不戰，國民終有一天要和你算帳。因爲你所失掉的不止是土地，而且是立國之精神。你現在還有戴罪立功的機會，如果錯

過了，那是多麼可惜啊！

戰時的功課

這幾天來，學生要罷課，校長不要罷課。這種矛盾怕是出於誤會吧？依我看來，學校有平時之課，有戰時之課；校長與學生應該好商好量的定出一個合理而有實效的辦法來。我想那合理而有實效的辦法是：

『罷平時之課，上戰時之課。』

虎狼已經進了房子吃人，做先生的不教孩子們拿真本領去援救親

姊妹，却要他們照舊詩云，子曰的讀死書，那就算是不知事務了。做孩子的不滿意於先生之鎮靜，赤手空拳，東奔西走，瞎喊救命，嘴兒喊乾的時候，家人已經死得精光，自己也不免要飽虎狼的口腹了；這也算不長進。那末如何是好？平時的功課雖要罷，戰時的功課必須上。而且要上這戰時的功課的人，不但是學生。凡是國民，都應當立刻上起戰時之功課。戰時的功課不是喊幾句口號的愛國八股，也不是使個木頭槍兒學一些立正開步走的武八股。我們必須上戰時之真功課以學得應戰之真本領。

戰時的功課是什麼？

⊖ 男子用真武器武裝起來學緊急戰

⊖ 女子用真武器武裝起來學

看護；③宣傳並實行對日經濟絕交；④研究中日貿易，⑤振興替代日貨之實業；⑥研究日本；⑦研究東三省；⑧研究國際大勢；⑨專攻自然科學以立造產與國防之基礎；⑩厲行民衆識字運動使知中華民國是四萬萬人共有共治共享共保之國家；⑪厲行小學之科學教育；造就科學的兒童以建設二十年後之科學的中國，使中國永遠立於不敗之地；⑫恢復水災土地，俾能及時下種以足民食。

這十二門功課必須按着各人的性質分功合作的幹起來。從今日起我們便須自己問自己：

『如果今天晚上日本強盜來到，我們如何將他打敗？』

這個問題不是出於幻想。瀋陽便是如此失落的。日本軍隊既能如

此來佔瀋陽，也能如此來佔租界外的上海，來佔中國公學，來佔恆豐紗廠，來佔真茹村，來佔徐公橋，我們還是效法張學良之避免衝突，還是效法史可法之背城一戰？應該立刻決定。

到了今日，政府必須信民衆，信民衆有救國的力量。政府必須排除一切疑慮，幫助民衆武裝起來，造成只禦外侮不參內戰的偉大的義勇自衛軍。如果還要夢想拿一個無武裝民衆作後盾之政府與鐵血主義之日本相抗衡。那是必無倖存之理。生死關頭，近在眼前，不必多話，武裝起來，幹！

大掃除

有人問我：「你爲什麼要向自由談投稿？」我說：「我就是愛他那自由兩字。」我見了自由談便聯想到兒童的自由，婦女的自由，被壓迫民衆的自由，世界弱小民族的自由。我在這裏要開自由之砲，破奴隸之城，繳奴主之械，解奴隸之鎖，不使民間再有奴隸，人人都成爲自由人。有人說奴隸也是有自由的。何以呢？他沒有做奴隸之前一定定有出處的自由：還是做自由人奮鬥而死，還是做亡國奴乞憐而活，在這中間，他豈沒有自由的選擇？所以除非是他自己死心塌地情願做奴隸誰也沒有力量叫他做奴隸。我們所要連根掃除的便是這種奴隸性。這種奴隸性不掃除乾淨，則自由的世界是永遠不會實現。好，響們

來他一個大掃除吧！

「誰有自由筆？

一起來掃地！

掃到那一天？

地上無奴隸！」

珠璣賀人自殺

我的朋友珠璣前幾天拿他賀D Y自殺的一封信給我看：信裏是字，是淚，是血，叫我如何辨別啊？我願天下想自殺的人先看看這封信

再死，不想自殺的人也先看看這封信再活。珠璣的信是：

「接來信，知道你要自殺！這是大智大仁大勇的壯舉，特爲你賀。現在的社會是多麼的空虛而矛盾啊！他叫人吃飯不種田，穿衣不種棉，住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羨慕奢華，看不起務農。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農夫子弟變成書獃子。他教富的變窮；窮的變得格外窮，強的變弱，弱的變得格外弱。」他甚至要使不種稻的人吃好飯，種稻的人沒飯吃！不種棉的人穿好衣，種棉的人沒衣穿！不造林的人住好房子，造林的人沒房子住！吃好飯的要想吃更好的飯，沒有飯吃的愈弄不到飯吃！穿好衣的要想穿更好的衣，沒衣穿的更弄不着衣穿！住好房子的要想住更好的房子，沒房子住的格外弄不到房子住！在這樣

空虛矛盾的社會裏的人們，是多麼苦惱！意志薄弱的青年，便難免要做了它的犧牲者！你是虛空矛盾社會底下犧牲的預備者；我是這空虛矛盾社會底下犧牲未成的過來人。當我在民國六七年之間——未認識你以前——盡全家老幼之力，耕種三十畝地，又遇好年成，收穫甚豐，但穀價爲劣紳操縱，被迫廉賣，虧折血本，於是懷念自殺，往往深夜跑至離家二十里之河西橋或古虹橋去自殺。

到了目的地想一想：死了！老母的悲哀是怎樣？妻室子女的慘痛是怎樣？社會對於我的希望是怎樣？沒有澈底解答以前，只有暫忍須臾再死。又跑回家去，已是鷄兒喔喔的時候了。老母是枯坐在那兒長吁短嘆，眼巴巴要望着愛子回家，才能安心去睡。賢妻是坐在那慘淡

燈光旁邊，一針一針的密密縫着兒女夫姑的衣裳鞋襪，以待夫婿之歸來。我一腳踏進大門，老母卽一聲：「珠哪！珠哪！你往那裏去了，到這時候才來？」賢妻，也是同聲的說：「你又爲什麼到這時候才回家啦？……下一次早些回來，免得我們望得心焦，連膽都急碎了。」接着是問寒暖，問飢問寒，一忽兒是滾燙的熱茶送到嘴邊，熱飯擺在桌上，伊倆又同喊：「吃囉！吃囉！吃一點囉！」有時我支吾其詞，胡亂吃一點去睡了！有時我竟一聲不響！把被蒙着頭睡了。這樣不下十次之多，到了如今，老母那裏知道愛子已是重生歸來了？！賢妻也何嘗知道是與返魂的僵屍同眠呢？！子女現在雖已長成大人，在當時是一羣小寶寶，細細的鼾聲，在做他們的好夢，更何從知道將做無父之人

呢?!最後一次，我想通了：死了，個人前途不足惜，老母是昏暈倒地！賢妻是投環追隨我於地下！兒女是流離失所！社會培植我成人，沒有報效，是一大損失！我決不死，再活下去。

怎樣活下去？只有努力創造新生命！所以我三十歲以後都是再生之年，有生之日即是我報效社會之日。我今日所以略有進步，皆是自殺一念促成我的！你我至好，從來沒有談起過。今因你懷念自殺，引起我說了這一大套，做你自殺的參攷。并希望你當機立斷，立刻

「自殺了腐化的舊生命，創造出一個奮關的新生命！」

自殺了不科學的舊生命，創造出一個科學的新生命！」

以奮關的科學的新生命來創造中華民族偉大的新生命！難嗎？不

難。只要你趕快回頭，不要再把生活粘在「官僚後裔」身上做附麗品，把整個的赤心獻給兒童和民衆。你聽哪！

「不要你的金，

不要你的銀，

只要你的心！」

他們遠遠地唱着，由清風吹到你的耳邊來，歡迎你，你可聽見了嗎？來！來登上這個新生命的舞台！

我想到蘇州過中秋，和你細談。祝你的

新生命降臨！

二〇，九，二三。

史督師對國民訓話

史督師可法雖是死了二百八十六年，但是他的精神沒有死。他還在我們當中活着，永遠的活着。請聽一聽他的訓話吧！

二百八十七年前，李自成陷北京，崇禎帝自縊，清兵入關破李自成，據明朝江山而有之。南方將領議立福王，史公被馬士英等所忌，自請爲督師出鎮淮陽。他祭二陵畢上疏對福王說：

『若晏處東南，不思遠略，賢奸無辨，威斷不靈，老成投簪，豪傑裹足，祖宗怨恫，天命潛移，東南一隅，未可保也。』
當時南方諸臣不自覺悟，將亡國之罪盡推在北方諸臣身上，而史

公獨說公平話：

「北都之變凡屬臣子皆有罪。在北者應從死，豈在南者非人臣？」

十一月清兵入宿遷，還攻邳州，他又上疏說：

「夫將所以能克敵者氣也，君所以能御將者志也。廟堂志不奮，則行間氣不鼓。」

在同疏裏他又說：

「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在南諸臣討賊者復少：此千古之恥也。」

我們現在看了這番話，該作何感想？現在是民主國，以國民代君

，以公僕代臣，則史公所說的話還有那一句不切中時弊呢？

公元一六四五年四月十五清兵進攻揚州，史公孤軍血戰十日，多鐸五次致書勸降，都不啓封，城破自殺未遂，被清兵執去，多鐸相待如賓，口呼先生說：『今忠義旣成，先生爲我收拾江南，當不惜重任也。』史公怒說：『頭可斷，身不可屈！』

這是史督師自己實踐的最後一句話，也就是他對中華民族億萬年不朽之遺囑。我們可忘記沒有？

明史稱史公『短小精幹，面黑目矍矍有光，廉，信，與下均勞苦。軍行士不飽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以故得士死力。』我們看了這段話便知道史公之忠義報國，不是偶然的了。

明朝之亡原因很多，主要的是王庸臣貪，史可法太少，而魏忠賢，吳三桂輩太多；魏忠賢，吳三桂輩起得太早而史可法起得太遲。中華民國之史可法有幾位？還要等到什麼時候纔出來呀？

新舊中國之軍師

中國既是一個民主國，老百姓簡直是毫不客氣的該做起阿斗來。但是阿斗如果沒有諸葛亮是會亡國的。我們的諸葛亮是誰？在那裏？我如果把他的名字宣布出來，大家必定要把肚子都笑痛。您說中國現在握有最高權威的軍師是誰？扶乩的，算命的，看相的，卜卦的，測

字的，做奇門的，木頭菩薩面前之籤筒。大人先生依八字定出處。當權的看相貌用人。一位刑庭檢察官對我說：『他那副兇相是會殺人的。』一天，我路過一個測字攤，見着一位女學生在那裏占卦，我心裏說：『女學生也信做卦嗎。』好奇心叫我站住。那女學生說：『我有一個朋友好幾天沒有消息，問問那一天有信來？』測字的說：『男朋友，女朋友？』女學生不好意思，（我很怨我自己在那兒做伊的眼中釘）只說，『隨便，只要是個朋友就是了。』當三一八慘案發生的時候，執政府的官員有好幾位必定要先做個卦，才敢出席國務會議。老太太是不必說了？婚姻，出行，疾病無不要請教算命先生或泥塑木雕的菩薩。你總以為強盜土匪是天不怕，地不怕，那知道他離了菩薩也不

行。太保阿書做案之前必燒香求籤，吉則行，不吉則止。這件事引我聯想到李闖。李闖從張獻忠那裏逃出之後，又被賀人龍打敗，手下有個從前做過鐵匠的劉宗敏想投降，李闖知道了，和宗敏同坐在一個廟裏歎氣，說「人說我有做皇帝的福分，何不問問菩薩，吉則跟我，凶則拿我的頭去投降。」宗敏贊成，把刀插在腰上看，三次都是好卦。宗敏便殺兩個老婆仍舊跟李闖去。李闖便從此一直打到北京。中國現在的李闖還多着咧；劉宗敏又何嘗少了一些。總而言之，一句話，舊中國的軍師是迷信老爺！在二十世紀之科學世界中奉迷信老爺做軍師之民族必歸天然淘汰。阿斗、河斗；四萬萬的阿斗；您必得把諸葛亮趕快請出來。諸葛亮是誰？三個牛皮匠，抵個諸葛亮，我們的三個牛皮匠

是：⊖不貪錢的文官，⊕不怕死的武官 ⊕手腦並用的散思先生（*Science*之譯音，即科學先生。）

愛之二字經

愛神當人未出世之前，給他或伊一杯愛露說：「你把這杯愛露拿去，好好的保存著，只可以和你最愛的一位愛人同喝！」這是維娜赫 Venus 的命令，一個字也不能違背。你看那個「只」字和那個「最」字是說得多麼清楚啊！如果你只和你最愛的人同喝，那愛露是蜜樣甜；若隨便給人喝，它會變成醋，變成糞，變成毒藥。現在青年們一提起

戀愛便覺得津津有味。我也並不反對。可是有許多青年對於愛人大有韓信將兵，多多益善之勢，終日在醋缸，糞坑，毒氣房裏流連，把國也忘了，學問也忘了，事業也忘了，生命也忘了，弄得身敗名裂，悔之無及。去年黃白英被情人強迫服毒時，我曾寫了一篇三字經勸告我的青年朋友，現在我要把它獻給全國的青年說：「幸福只在專愛裏！

「我寫的三字經是：

「愛之酒，

甜而苦。

兩人喝，

是甘露。

三人喝，

酸如醋。

隨便喝，

毒中毒。」

我寫這三字經兒，

人人都要讀得熟，」

背起四個十字架

十字架是猶太國的刑具，用橫豎木各一根造成十字形，受刑的人

兩手平展，釘在橫木上，頭頸則釘在十字之上端。自從耶穌基督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之後，這十字架在西洋各國便成爲犧牲之符號。我們的雙十節是什麼意思？是兩個十字架！我中華民國要加倍犧牲纔能渡過這生死關頭。兩年前的雙十節我曾寫過一副對聯，上聯是：

「爲破壞犧牲，爲建設犧牲，中華民國應背兩個十字架。」
(註)

今天是我民國二十年的十月十日，分明是要我們背起四個十字架了。我們在通常之破壞與建設外，還得爲水災犧牲，爲抗日犧牲！黃梨洲說：「慷慨從軍易；從容就義難。」我們從今天起該從從容容的把這四個十字架背起來吧！

(註)下聯是「向兒童踏準，向農人踏準，鄉村教師捧來一顆
衆愛心。」

剃頭担上的竿子

清兵入關，明朝老百姓愛頭髮甚於愛國家。等到國家亡了，頭髮也不免要給人剃光。二百八十六年前，多鐸下江南，四月破揚州，五月南京失守，下雞髮令，叫剃頭匠挑着担子在街上走，遇着蓄髮的人便捉來硬剃，如有不服，便把頭兒割下來掛在担竿上示衆。後來剃頭担上爲什麼有一根竿子？這竿子便是當年預備在那兒掛人頭的。那時

的辮子和漢奸在佈告上也有和近代標語相類的文字，最殘忍的有兩句。便是「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那些愛髮甚於愛國的老百姓於今却又愛髮甚於愛頭，各處起來護髮抗清的人以萬計。這些老百姓雖是從前有些顛倒輕重，但比着那些見刀即剃毫無抵抗的人是比較的有志氣了。可惜他們平日沒有訓練又沒有好的武器，所以過不得十天半個月便先後被人消滅了。假使他們早用護髮的力量去護國，又何至累得子孫們去做二百六十八年的亡國奴？我們如果不願再蹈他們的覆轍，便須⊖愛國過於愛自己的身家；⊕趕早團結起來，學得真武藝，一致拚命禦外侮。現在全國一般國民多數已經明白這個大道理，必能齊起心來共救國難。但是醉生夢死的糊塗人還是不少。好，你們要知道

亡國是什麼滋味，只須想一想那剃頭担上的竿子。

車夫老王

今年春天我在崑山花園旁邊散步的時候，聽見一個宏亮聲音：

『兩毛！』

我走近一看，知道是一個外國水手坐車，明明說的是兩毛錢，水手只給一毛，車夫不服，所以喊他補給。水手要走，車夫拉着他不放。水手回過頭來就給車夫一個耳光。別的車夫和走路的人都憤憤不平。同聲喊『打！』那車夫說：『許多人打一個，不算好漢，讓我一個

子和他幹。』話才說了，一拳打去，水手倒在地下，爬起來回打車夫，沒有打着，被車夫一腿，又踢倒在地。水手知力不敵，坐在地下。車夫說：『兩毛！』水手不得已，給了他一個雙角子，把單角子拿回。沒精打彩的不知走到那裏去了，我問車夫姓名，他說叫『老王』，我把個大拇指向他致敬說：『您不愧爲車夫大王』

藥拳

西洋人打架，我看過一次，聽過一次，是有特別的風趣。一九一四年秋天，正在日本攻青島的時候，我坐着船離橫濱向檀香山開去，

忽然聽得吸煙間裏，乒乒乓乓：不知鬧了什麼事，待我走到門口一看只見兩個西洋人，你一拳，我一腿，在那兒打架。我那時覺得最奇怪的，是他們倆不做聲不做氣的一句話也不說。因為我以前所看過的只是我們家鄉人的相打，打之前，打之後，都有喊聲，罵聲，挑戰聲，詛咒聲。現在看了西洋人的墜肥對打，真是見所未見，簡直把我這個鄉瓜老都望呆了。我起初以為他們是好玩，可是他們打得那樣使勁，那樣認真，那樣拚命，決不是玩藝兒。停一忽。有一個不回手了，那一個也停止攻擊，這種不講而和也不多見。兩年後，我去拜訪一位美國同學，從他屋裏來了些好像聽過的響聲，我站住靜聽，的確是乒乒乓乓和我在海船上所聽見的聲音一樣——拳頭打在肉上的反響。我立

剎使勁敲門，裏面聽見敲門聲似乎立刻停了戰。因爲琴琴之間沒有兵兵了。我的朋友開門和我招呼拉手的時候，臉上憤色一閃，便是滿面春風，他的夫人聽說是我來了，也到客廳裏來相見，伊一切如常只是頭髮凌亂一點。我的朋友這天是大逆不道，因爲在美國打老婆是很不體面的一件事。我所詫異的是我們家鄉人歡喜在人面前打老婆，而西洋人見了大來便停手，老婆被打也不喊救命。好，我寫這段故事沒有別的奢望，只有一個小小志願：

「兩耳已將清水洗，

從今愛聽拳頭聲。」

吳稚暉沒有回的信

今年國民會議開會之後，吳稚暉被推爲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委員長。當時有一封信請他將代表的資格在報章上公布出來。這封信的大意如下：

「：看報知道先生被推爲國民會議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委員長，並且已經審查了三百多位代表的資格。我現在以國民一分子要問先生幾句話。就先生已經審查的結果看來，有幾位農民的代表是真正的農民？有幾位工人的代表是真正的工人？您或者會反問我：什麼是真正的農民？什麼是真正的工人？我可以下一個定議說：靠自己動手做

工吃飯的人是真正的工人；靠自己動手種田吃飯的人是真正的農人。比如陶侃運甃我不能稱他爲磚匠，不能稱他爲工人。何以呢？陶侃靠做官吃飯不靠運甃吃飯。反過來說：王冕也讀書，我可以稱他爲農人，因爲他靠種田吃飯，不靠讀書吃飯。照這個定義看來，出席國民會議的農民代表有幾個是真正的農民？工人代表有幾個真正的工人？請您公佈出來。：

這封信始終沒有得到回信。吳稚暉現在聽說要出洋。我想他老人家在出國之先，該把這筆賬結一結吧。

十六年冬天一羣大孩子在開封工作，也可說是玩耍。因為他們在工作裏有玩耍的樂趣，在玩耍裏有工作的意義。一天是查勉仲夫人的生辰，鄒秉文向他建議一個溫壽的新法。這新法便是把夫人的照片放在被窩裏過一夜。勉仲說：『照片沒有帶來，奈何？』秉文說：『那末，寫個名字也行。』勉仲是否如此辦理，不得而知。但是這種天眞爛漫的生活是值得欣賞的。

現在勉仲襄辦水災，已飢已溺，席不暇暖。秉文身主檢政，心繫農業研究。他們現在都是心思多多的大人了。從公之暇，回想當年的孩子戲，亦可以減少幾分憂悶。好，我們一起復活為小孩子吧！

蠶之告狀

上帝啊上帝！

您爲什麼造我，

功成而見棄？

您爲什麼造人，

以我爲奴隸？

人心實殘暴，

嘴裏講仁義。

圖我護身繭，
性命遭他忌。
火烘得枯乾；
水煮得筆直，
遇着好吃精，
活活炒來下酒吃。
一件綢衣一萬命，
漂亮背後是血跡。（註一）
蠶婦沒得綺羅穿，
報應也似有天意。

罪魁中與日，

附逆的是法蘭西，意大利。

科學聖人巴士德，（註二）

偷進蠶國做奸細。

自從他出世，

殺蠶放火等兒戲。

不問好和壞，

生了兒女，媽媽得槍斃。

我的媽媽被槍斃！

我的奶奶被槍斃！

我們姊妹也要被槍斃！
不知道槍斃了幾萬億！
還說，我是蠶頭，
一點不客氣。

也怪我好吃他的桑葉，
而不能自立。

何如勸人穿棉衣？

打倒絲羅却不易。

絲羅打倒不養蠶，

吾類絕種沒多日。

思來想去無路走，
只有求上帝；
吐絲吃桑葉，
叫人替一替。
我願披素絹，
好向祖宗祭。
若是辦不到，
給我一些力！
給我一些力，
保種制仇敵。

如果弱肉強食老不管，小蟲問：

「爲什麼還要上帝？」

（註一）一張蠶子有二十八圈，每圈由一雌蛾產生五百子，二十八圈共由二十八雌蛾共生一萬四千子，吃桑葉三石成蠶，作繭二十斤，提出純絲二十兩。一件紡綢長衫約用絲十三兩，係從十三斤繭提出，此繭便係十八條雌蛾所下九千子成蠶後所製就。所以說一件綢衣一萬命。

（註二）巴士德法國人，生於一八二二年，死於一八九五年。依巴士德所發明，蠶子沒有病，可用下子之蛾的屍灰

測驗而知，故不論蛾之有病無病，一律於生子後弄死，烘乾，研成灰，分別觀察，無病則讓她的兒女們傳種，有病則一起燒死。

我的小懷抱

民國十四年一月一日我把一生的舊賬結了一結，並問自己說：「你有什么懷抱？」我便寫了幾句詩答覆自己，題爲我的小懷抱。今天拿了這面鏡子照了一照，還是依然故我！不長進呢？意志堅決呢？我如何可以辨別呀！我那天寫的一首詩是：

「好也不算好，

壞也不算壞。

好好壞壞隨人講，

心中玉一塊。

恩怨有偶然，

毀譽多意外。

翻手作雲覆手雨，

朋友我不賣。」

我的朋友，湖信，看了第一段之後戲問我：「你這心裏所懷的玉，還是卞和之玉呢？還是賈寶玉腳着出世之通靈寶玉呢？」我說：「這

也隨你去猜吧！」

小孤山

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乘船經過江西之小孤山，口吟兩絕，向它表示我的敬意。

(一)

誰說孤山小？

脚跟立住了。

號令長江水：

「東流兩邊繞！」

(三)

誰說孤山小？

年紀忘記了。

東西往來舟，

浮沈知多少。

陶知行的顏色

去年陶知行以勾結叛逆的罪名被中央通緝。這叛逆大概是指馮玉

群。西北軍的制服是藍色。通緝令下首都卽有藍色知行之封號。胡展堂在立法院演講，獨說他是國家主義派，突然將一身國粹黨的黑衣服罩在他身上。過了幾個月，曉莊學生中有十幾個共產黨被捕，於是陶知行赤化之風聲，傳遍都下。這時展堂給他那件黑衣服也立刻變爲通紅了。朋友們不放心屢屢問他說：『你究竟是藍色，是黑色，是紅色？』他說：『我一樣也不能否認。我的靜脈是藍的；我的頭髮是黑的；我的血是紅的。』

讀列寧傳

半勒普——密勒 Rene Fulp-Miller 著的 列甯與甘地 裏關於 列甯 的教育政策有下面一段話：

『：·他所定的教育，意在使人不能超過當日政府所許的知識和教育，這樣一來，無產階級國裏的百姓們，便不會受太多的知識所激動的反省的危險。列甯一方面攻打不識字，一方面却壓制自由科學……』

列甯對於民衆求知的自由是不肯放心。天下惟有空氣與智識是不可受人限制。我讀了這段話，不能沒有抗議。當時隨手寫了幾句不平鳴，現在給他發表出來吧：

『民愚不可用，

大聲發其聲，
將明懼難制
忽欲閉其聰。
好比鄉下親家婆，
又要送禮又眼紅。』

好政府最後之一幕

民國十一年胡適草了一篇我們的政治主張，發表出來，列名的有蔡元培，王寵惠，羅文幹，胡適等十六個人。這篇宣言主張要樹立好

政府。好政府之政治改革包含三條基本原則：第一是憲政的政府：第二是公開的政府：第三是有計劃的政治。後來，王寵惠官運亨通，居然做了國務總理，羅文幹也做了財政總長。這時，好人們以為時機已熟，可以把自己的主張實行出來。大家組織了一個政治討論會，每逢星期五舉行一次。開了好幾回會，而王總理的大政方針老是不肯宣布，大家很不耐煩。一次我到北京，適逢星期五，朋友們即拉我去參加討論。我的記錄是：

「蔡元培 主席

胡適起立：

「根據我們的政治主張我們要請王總理宣布他的大政方針和

計劃。」

王寵惠登臺亂七八糟說了一大套牢騷話，足足有一個多鐘頭，最後特別響亮的說：

「胡適！你要我宣布計劃，我沒有計劃！沒有計劃就是我的計劃。……」

蔡元培：「我們這個討論會，原來是爲着交換智識而設的。現在這樣鬧意見，徒傷感情，不如不開的好。如果大家贊成，我們便從此散會。」

大家贊成蔡議，好政府這齣戲便從此閉幕。

農夫之聲

四年前，聽仲香唱保定農夫歌，聲調悲壯，令人奮發，可惜原著之詞不能宣達歌中精神。我早想依調另製一詞爲現代農人一鳴不平。去年適有友人從中原與西北考察回來，對該地農人生活和我說得很詳細。據這位朋友說，山東，河南，陝西，甘肅等省等自耕農不願自己有田地。何以呢？因爲在天災人禍中，有田不易耕種，還須納糧。錢糧不但是一個錢不能少，而且是寅年要納卯年糧，不，寅年要納午年糧。有的地方拿田契送人也沒有人要；沒有人要，只好駝重利，賣兒女去納糧。雖然自己有田還是代較富的地主耕種。這又是什麼道理？因

爲代人耕種，每日尙可得工錢糊口。若是自耕，則必等到秋收，始有米吃。人早已化爲白骨了。所以不得不弄掉自己的田去耕別人的田。這是一種什麼現象啊！我聽了這番話便依保定農夫歌調爲我們的同鄉寫了一幅小影：

「穿的破布衣，

吃的草根麵；

背上背着沒賣掉的孩兒，

餓煞喊爹爹。

牽着牛大哥，

去耕別人田。

太陽晒在光頭，
心裏如滾油煎。

九折三分，

駝利納權錢。

良民變成匪，

問在何處伸冤？

人面蝗蟲飛滿天！

飛滿天，

無有農夫誰能活天地間！

愛迪生之死（上）

美國發明家愛迪生以八十四歲的老學生，於本月十八日在家裏病故。人生爲一大事來，做一大事去，像他這樣死，可算是死無遺憾了。

從一八六九年第一個發明宣布到一九一〇年之中，他的發明大大小小的一起算起來一共有一千三百二十八件。這個時期中他平均每十一天有一件發明。一九一〇年之後他的助手加多，發明事業更是一帆順風令人望塵莫及了。

在這些發明中，那影響最大的當然要算電燈、電車、活動電影機、留聲機、有聲電影了，電話雖是貝爾所發明，但是沒有愛迪生之炭精傳音器之發明，決不能供大衆的運用。就以科學落後之中國說，在都市裏的人也沒有幾個不受愛迪生之影響。我們點着電燈，坐着電車，看着電戲，聽着留聲機的時候，就得紀念這位老人家對於人類的獻貢。

愛迪生之死（下）

科學該做養人保人的工具，不該做害人殺人的兇器。愛迪生在歐

戰期內曾受美國政府之聘，從事特殊研究。愛迪生自說代政府幹了四十五種發明；據政府宣告只有三十九種，其餘六種是否祕密性質或是數目有錯，不得而知。但據這三十九種看來，多爲防敵避害之用。他創製種種防禦機械以圖制服德國之潛水艇，很像從前墨子抵制公輸般之雲梯一般。

據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四日紐約泰晤士報所披露，美國一國在愛迪生之發明和他的發明所引起之專業上所投的資本已有一百五十萬萬美金，（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美金）約合華幣七百五十萬萬，差不多要等於自從哥倫布探獲美洲以及到現在所開採之純金之五分之一。

前一期之產業革命是由於蒸汽機關之發明，今後一期之產業革命必有賴於發電機之發明。在這電氣世紀開始的時候有好幾位萬古不朽的電學家，其中最值得我們致敬的。一位是發電機發明者法拉第 Faraday，另一位便是前幾天去世的電力駕御者愛迪生。

怎樣學愛迪生

未來的世界是一個電化的世界；未來的中國也必定要造成一個電化的中國；這是沒有疑義的。我們的近鄰日本和俄國都已經大規模的進行他們的電化全國的計劃，我們決不可因循懈怠。電化中國最需要

的是電學人才。青年學生中性情相近的是應該負起責任來研究這種學術。我們眼前最好的一位老師便是愛迪生。學愛迪生決不是讀讀愛迪生傳和他的發明報告就算完事。我們必得像他一樣在電氣實驗上親自動手去做，用腦去想，纔不愧爲他的學生。這還不夠，我們必得天天做，天天想，一年到頭，一世到老都在這上面下功夫纔能希望有所成就。嘗一嘗，試一試，就放下手來，那是不會有什麼大不了的貢獻的。

據布賴恩 Bryan說，他許多的發明中，只有留聲機是偶然領悟到的，其餘都是從有計劃的苦功中得來。爲着要求得一種最有效之電燈用的金屬燈絲，他曾經用礦物做了一千六百次的試驗。他檢查過六千種

的植物，爲的要看那一種植物最合乎製造炭絲之用。他所發明的鑲鐵蓄電池是五萬次試驗之結果。

愛迪生有一句名言：『天才是勞動而有恆心。』他所說的勞動實含有勞力與勞心兩方面。如果你要知道你在電學或任何學問上有無一些天才，只須問一問自己在這件事上是否肯動手用心去做，做得不肯歇手？

不如學阿爾 (上)

阿爾 AL 是愛迪生做小孩兒時候的小名。愛迪生如汪洋大海，畢

竟有些難學。與其學愛迪生不如學阿爾。

阿爾從始到終只上了三個月學。先生以爲這孩子不可教，常喊他爲壞蛋。他退了學在家裏的地窖中玩化學把戲，這地窖便是他的一個小小實驗室，別的功課便由他的媽媽指導。他把買糖果的錢省下買化學藥品，不夠，便去賣菜賣報賺些錢來做實驗。賣報賣上火車就在火車上的行李間幹起實驗來。幹了許多日子，一天鐵軌出了毛病，藥瓶掉在地上燒了起來，守車的給他一個耳光，使他一直聾到老。他說耳聾聾了一隻倒能免他分心。阿爾的玻璃瓶一起被摔在站上，從此他又到家中去建造他的實驗細胞了。

這都是一個十二歲左右的孩子幹的勾當，我們看了這段小史該作

何感想？

如果你是一位教師，切莫輕於斷定小朋友的品格。我們看他是一壞蛋、他未必就是壞蛋，容或教師眼中之壞蛋倒是一個真的愛迪生。千萬不要把你的阿爾逼跑了，可是留他在學校裏也不是甘言蜜語敷衍他所能了事。他歡喜玩科學的把戲，你得使他有可用的工具。倘使學校沒有經費，可讓他去賣報掙錢來幹；倘使學校沒有實驗室，那無人要的地窖屋角何不借他一用？您得給他一些自由的空氣呼吸，否則他的科學的幼苗便要悶死。他不願悶死，便要跑了。刻印板的傳統先生是活埋愛迪生的兇手。你們未下惡手之前，請你們想一想吧！

不如學阿爾 (下)

阿爾的母親實在是不可多得，容許他在家裏放那些毒藥，多至二百瓶！那位火車上的守車也有意思，居然讓他在行李車上開辦實驗室！這都是愛護科學和小朋友的天使。倘使沒有這些天使，那麼不容於正式學校之阿爾，又怎能容於家庭與社會？小朋友們也不可自暴自棄。除了學校，便沒有用功求學的地方嗎？你看阿爾他厭倦學校之死教育，回家便在家裏做實驗，上火車便在火車上做實驗，沒有錢便賣報賣菜，以所賺的錢來做實驗。他過的是科學的生活，受的是科學的教

育，這不是真正的生活教育嗎？他和他的小夥伴一同自己做，自己學，自己教，不是教學做合一的證據嗎？紐約泰晤士報說現在在愛迪生（長成的阿爾）的發明和他的發明所推動的事業上所投的資本共有一百五十萬萬美金合華幣七百五十萬萬元。大家都說中國窮得可憐。數窮之惟一方法是要造富的社會，不造富的個人。美國用愛迪生造了許多大富豪，我們却要用未來的愛迪生來造四萬萬人的富國，和二十萬萬人的富世界。這未來的愛迪生是怎樣來的啊？小時是阿爾，大時便自然而然的成了愛迪生。只要先生們少罵幾句壞蛋，社會，家庭，政府多給一些自由空氣，少用一些齊一手段，阿爾，是，愛迪生，便如雨後春筍一發而不可遏了。

工業文明

民國三年的秋天，我第一次坐海船東渡，自言自語的說：海船走得這麼快，好極了。教科書告訴我這是蒸汽機關推動的。我應該去看看這蒸汽機關。走到機器間去看了一會兒，心裏想，蒸汽是水燒滾了變的。我得去看一看這水是用什麼東西燒，怎樣的燒法？我於是一路問到火艙門口，一看，幾個赤膊的活人像天津鴨子在那兒烤着，烤出一身的黑油！身上，臉上，手上黑得如同他們所燒的煤炭一般黑！這是我與火夫們第一次見面所得的印象，簡直像硝強水刻到我的心窩裏

。我明白了 乘長風波萬里浪，代價是火夫們的淚和血！豈但海船上的火艙是人間地獄，您走進電力廠，機器廠，麵粉廠，織布廠裏去看，便知道我們吃的，穿的，住的沒有一樣不滲透了工人們的血淚！一粥，一麵，一衣，一燈當思來處不易。如果您一時沒有機會去看，那末，請聽我唱罷！

『機器正開工，

爐火通紅。

人與煤炭忒相同！

胖子進來瘦子出，

俱入烟囪。

減少點把鐘，

加幾個銅？

工人樂不在工中！

如此人間卽地獄，

翻造天宮。」

法拉第

一位小朋友看了愛迪生之死之一篇談話中提及了法拉第 Michael Faraday 是發電機之發明者，便要我多告訴他一些關於法拉第之事迹。

這是我所願意答復的，比看活動影戲還願意。

法拉第生於公元一七九一年死於一八六七年，活了七十六歲。他在四十歲的時候（一八三一年十月十七日）發明了發電機的原理。有了發電機之原理之發明，愛迪生這些人纔能運用來創造電燈，電車，電話，以及種種電力機械。世界上的人都知道愛迪生的多，知道法拉第的少。法拉第以前，電這樣東西只可算是一個科學的把戲。自從法拉第發明發電機以後，這世界的顏色乃爲之一變。法拉第無疑的是電化世紀之開山祖師。

法拉第的父親是一位鐵匠，以爲上學不上學與打鐵無關，始終沒有給法拉第進學校。在十三歲的時候法拉第開始跟着利波 Rieman 做徒

弟學訂書。這個工作他學了七年。徒弟中要算他奇怪。他是一面訂書，一面讀書，書訂好了，也就讀好了。利波是一位有見識的師傅，從來不阻止徒弟看書。這時期裏他裝訂過一部百科全書，書裏有一篇論文，題目是電，他一口就把它吞下肚了。他說這奇怪的電，用不着多少時間去讀，因為電的道理不知道的還多看咧。他從此便抱了一個宏願要向電進攻。他還遇了一本化學的實驗也被他吃了。他把省吃儉用餘下來的錢一起買了儀器藥品，幹那化學的把戲。一天，他聽說皇家研究所享盛名的化學家兌斐 Davy要在倫敦公開演講。適有一位顧客來，他問這位顧客可否做個東請他到倫敦去聽演講。這位顧客滿口允許，買了四張入場券送他。法拉第便進城聽講，一面聽，一面記下來。

回店後，他寫了一封長信給兌斐，將筆記附去給他看，要求一見。兌斐回信請他去談，他大加要求兌斐在皇家研究所給他一些工作做使他可以學科學。這大膽的請求，在一個月後是慷慨的允許了。從此法拉第便以每星期二十五先令之工資做兌斐的助手。這是法拉第一生的大關鍵，也是世界學術上一個大關鍵。

法拉第，發電機，電化世界，統統都是從一個手腦雙用的訂書徒弟那兒來的。

化磁為電

我們看了法拉第的故事，心中總不免要問問「他的發電機是怎樣發明的呢？」

一八二〇年法拉第的老師，兌斐 Davy在一根軟鐵的周圍通了一個電流，竟把它變成一塊磁石。一八二二年法拉第在自己的筆記簿上寫着：

「我當化磁爲電。」

發電機便是從這樣一個決心裏創造出來的。「兌斐既能化電爲磁，我怎麼不能化磁爲電？」這便成了法拉第今後之抱負。

一八三一年十月十七日他偶然得到一根四分之一三英寸直徑，八英寸半長的棒磁。他用了二十二丈長的銅線繞成一個圓筒。在這銅線上

他接了一個電流計。

他把磁石的一端放近銅綫：電流計絲毫不受影響。指針一點兒也不動。他把磁石忽然穿入銅綫繞的圓筒，針立刻轉動。他又把磁石忽然抽出，針又轉動。這便是破天荒之誘導電流 *Induced Current* 之發明。凡導體運動時能橫截磁力綫則生誘導電流。這裏面的奧妙，便是運動與橫截。導體不運動，即運動而不橫截，磁力線都產生不出電流。

從此法拉第便根據這個原理進行他的機器之創造。他把一個圓的銅盤之邊緣放在一塊蹄磁兩極之間，用銅片鉛片使和盤之邊緣接觸，並將電流計接起來。銅盤一轉，電流即通。這便是一個小小的發電機；這個小小發電機便是現代電化文明之泉源。

長忙玩忘完

這麼多的長！部長，院長，會長，所長，校長，行長，董事長，委員長：一身都是長！

長多自然忙，會客忙，講話忙，看信忙，簽字忙，聽電話忙，坐汽車忙，赴飯局忙，開會散會忙，有事不啻無事忙。

一天忙到晚，忙了必須玩；撲克玩玩，麻雀玩玩，堂子玩玩，跳舞廳裏玩玩，西湖玩玩，廬山玩玩，上海玩玩……：

好玩好玩，什麼都忘！黨也忘，國也忘，人民也忘，自己的前途

也忘，還有那不該忘的九字也忘。（註）

一切都快完！黨也快完，國也快完，人民也快完，自己也快完，還是忙不完，希望着長不完，玩不完。

（小註）『你不好，打倒你，我來做，』吳稚暉說。『來而不做是忘九。』

籠統哥之統

籠統哥，姓甚名誰沒有人知道。大家因為他說話籠統又因為他年紀大一些，所以稱他為籠統哥。他是渾沌國，合混省，糊塗縣，勿圖

村人氏。你問他貴庚，他說：「幾十歲了。」你問他祖母高壽，他說：「老了。」你問他有幾位公郎，他說：「好幾個。」你問他一餐吃幾碗飯，他說：「不少。」你問他一個月賺幾塊錢，他說：「不多。」你問他貴國離中國有多少路程，他說：「很近，很近。」你問他貴國離德國有多少路程，他說：「很遠，很遠。」有一年渾沌國的總統聞了籠統哥的大名，便請他出山去辦普及教育。這位總統大概是讀過三國演義一心想要找一位龐統來幫助他。他把籠字認作龐字，於是籠統哥便一步登天把渾沌國的小學教師都變成了籠統先生，小孩子都變成了小籠統。你若不相信。請看他們上一課吧！

「小籠統：『老師！日本有多麼大？』」

籠統先生：『很小！小得很！』

小籠統：『老師！日本有多少人？』

籠統先生：『很多，多得很！』

小籠統：『日本爲什麼要奪們的東三省？』

籠統先生：『因爲東三省天然物產很富，富得很！怎麼老是問我？』

我得問你們幾句。小朋友，中國有多少大？』

小籠統：『很大，大得很！』

籠統先生：『對！下課。』

小籠統：『立正——一，二，三。』』

渾沌國從此便由籠統哥和他的徒子徒孫包辦而統一了。這籠統的統一是槍砲攻不破，和議不須開，自然而然的一致對外——散思國 Zorian 之文化侵畧。

愛迪生前後受敵

國民社十月三十日從威明敦來電說：愛迪生遺囑將愛迪生公司資產約值一千四百萬美金，悉給後妻之子，僅以住宅變為基金生息分給前妻所生子女六人。現前妻之子惠廉聲稱將向法院抗爭……中國一般老夫子看了這個電報便批評說：「愛迪生大概是沒有讀過大學，所

以開出這個亂子。大學上明明的說：「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誰叫他只會格物而不會齊家？」

社會主義者也不饒恕他。他們說。

「錢是社會的，你不該父傳給子，子傳給孫。錢如肥料，堆在幼苗上，太多了，會把幼苗燒死。你把一千四百萬美金堆在後妻之子一個人身上，愛他反而害他。你不啻叫他拿了用不完的錢去吃喝嫖賭，把愛子活埋在安樂鄉裏。惠廉也沒得出息，你該學你父親去發明創造，不該來措他的油。承繼遺產已是沒有出息，何況與弟弟爭遺產，那是更不長進了。」

總而言之，拿產業傳給後人是最笨的一件事。愛迪生是一個絕頂聰明人而在處置遺產上是和李鴻章，盛宣懷一樣的笨，累得親骨肉打起官司來，讓律師們發財，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科學的孩子

問真，探真兩位小寶鏡

你們知道現在是一個科學的世界。科學的世界裏應該有一個科學的中國，科學的中國要誰去創造呢？要小孩子去創造！等到中國的孩子都成了科學的孩子，那時候，我們的中國便自然而然的變為科學的

中國了。

我希望你們倆從今天起立刻變爲科學的孩子。你們或者要問，「這科學的孩子是怎樣的變法呀？」

你們要攀上科學樹去摘幾個科學菓子，一吃便會變成兩個可愛的科學的孩子。我現在送你們兩種書。一是小朋友書店出版的童兒生活；一是兒童書局出版的兒童科學叢書。這些書會教你們怎樣攀上科學樹，怎樣去摘科學菓子，怎樣變個科學的孩子。

這些書不是給你們看的，乃是引導你們玩科學的把戲，做科學的實驗。如果你們藏而不看，看而不做，那就算是辜負我的好意了。

現在差不多要到冬天了，你們怕就要戴上手套吧？科學的孩子的

手是一天忙到晚，用不着手套。你們向媽媽稟告說：「今年我們都是科學的孩子不再戴手套了，請您把買頭繩的錢給我們買實驗的材料吧。」

我寄給你們的東西，請你們放心吃！從前買可可糖送你們，我必先吃一塊，看看裏面壞了沒有。這次送你們的科學菓子，我都嘗過，你們放心吃吧！

這些科學菓子裏有幾個是我親自摘的，放在花籃裏，一起送給你們。這樣，我送給你們的菓子，同時可以送給全國的小朋友一同嘗。新時代的孩子一定贊成這個一舉數得的辦法。

你們吃了這些菓子，我不希望別的報酬，只希望你們每星期寫一

封信，告訴我玩了幾個科學小把戲，做了幾個科學小實驗，使我知道你們是的確變了科學的孩子抱着決心去創造一個科學的中國，我就心滿意足了。

祝你們努力向科學樹上攀，攀得高高的，把那肥大的菓子摘下來給全世界的人吃，不要只顧自己吃得一肚飽，忘了樹底下的民衆。

你們的爸爸也是你們的朋友

這是教育

一位很開通的新時代的老板對他的一位半工半讀的夥計說

「鐘點到了你該去上課吧。」

那忠於店務的夥計聽了這話，看看鐘，又看看老板說：

「我今天想歇一天，同學們都說我上課上得太起勁，好像是爲先生捧場。」

老板聽得這個意想之外的答復，當時沒有說什麼，事後和我談及此事，我想了一忽兒，笑嘻嘻的對他說：

「少上幾次課，可以省些車錢多買幾本書看，比聽教授們的演講好得多。這算盤是你的同事比你打得準確。」

中國的人命

我在太平洋會議的許多廢話中聽到了一句警語。勞耳說。

『中國沒有廢掉的東西，如果有，只是人的生命！』

人的生命！你在中國是耗廢得太多了。垃圾堆裏的破布爛棉花有老太婆們去追求，路邊餓得半死的孩子沒有人過問。化十來個銅板坐上人力車要人家拚命跑，跑得吐血倒地，望也怕望，便換了一部車兒走了。太太生孩子，得雇一個奶媽。自己的孩子白而胖，奶媽的孩子瘦且死。童養媳偷了一塊糖吃要被婆婆逼得上吊。做徒弟好比是做奴隸，連夜盞也要給師傅倒，倒得不乾淨，一烟袋打得腦袋開花。煤礦裡是五個人當中要殘廢一個。日本人來了，一殺是幾百。大水一冲是幾萬。一年之中死的人要裝滿二十多個南京城。（說得正確些，是每

年死的人數等於首都人口之二十多倍。當我寫這篇短文的時候，每個字出世是有三個人進棺材。

『中國沒有廢掉的東西，如果有，只是人的生命！』
您却不可作片面的觀察。一個孩子出天花，他的媽媽抱他在懷裡七天七夜，畢竟因為卓絕的堅忍與慈愛她是救了他的生命。在這無廢物而有廢命的社會裏，這偉大的母愛是同時存在着。如果有一線的希望，她是願意爲她的小孩的生命而奮鬥，甚至於犧牲自己的生命，也是甘心情願的。

這偉大的慈愛與冷酷的無情如何可以並立共存？這矛盾的社會有什麼解釋？他是我養的，我便愛他如同愛我或者愛他甚於愛我自己。

若不是我養的，雖死他幾千萬，與我何干？這個態度解釋了這奇怪的矛盾。

中國要到什麼時候纔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貴於財富，人命貴於機器，人命貴於安樂，人命貴於名譽，人命貴於權位，人命貴於一切，只有等到那時，中國纔站得起來！

十萬封信之効力

甯粵代表會議停頓後，教育界有人提倡要十萬個學生，小學生，中學生，大學生，每人寫一封信向代表會議請求和平統一共禦外侮。

這是一個很有趣味的發明，這個發明引起我注意的地方，是它的數目方面之推測。

假使個個學生都遵照這位發明家之指示各人寫一封信，而每封信都投到戈登路伍公館；那麼，伍公館今天必須預備兩百張桌子，把這些信恭恭敬敬的收下來。

因為外患急得很，代表們對於來信，等不及摘由，便隨到隨看，不使延誤。

這些代表都是黨國要人，數年來，公事看得很快，像這樣重要的信，就是有一目十行的本領，連拆帶看，每封信一分鐘怕是不能再少了。十萬封信就得要十萬分鐘纔看得完。平常工作是每天八小時，現

在加緊辦事，作算是要幹十二小時，那麼看這些信至少便要一百四十一天的工夫。你們以後要問代表們爲什麼還不快樂的和平統一呢？他們可以回答說，諸位來的信我們還沒有看了咧。等我們看完你們的信，自然一定照辦。你們在明年三月二十七日，候我們的答復好了。

午飯桌上

「你學佛嗎？爲何不吃肉？」

「我沒有發明，不能勞傷，對於社會毫無貢獻，做個蚌米蟲，已是慚愧萬分；如果再要吃葷，傷他生命，養我這個廢人，那更是說不

去了。」

「照你這樣說，我們這些人，都不該吃葷了。誰有發明？誰能勞
働？誰配吃肉？」

「對！我們這些飯桶，簡直沒有一個不該吃素；配吃葷的恐怕只
有燒飯的閔媽！」

「好！我們把葷菜一起給了閔媽吃吧！」

「抱孩子的金媽配不配吃葷呢？閔媽既有肉吃，金媽似乎不可偏
枯。」

「這要看金媽是爲誰抱孩子。如果孩子的母親是一位科學實驗室
裏的工作者，或是一位紗廠裏的女工，那麼金媽抱這孩子是幫助人發

明或勞働，她便配受我們的禮物。若是孩子的母親雇金媽來抱孩子爲的是自己要出去打牌或在家裏貪圖舒服，那末金媽便是幫閑不是幫忙，她之不配吃葷也如同我們一樣。」

「你說勞働者配吃葷，在這不平等的社會中偏偏是勞働者買不起葷菜吃。」

「只要高等游民，書獃子，老爺，太太，小姐，流氓及一切不能發明不會勞働的人只許吃素；那麼，他們自然是有葷可吃了。」

「這也不澈底！發明，勞働是個人對人類的貢獻，於畜類有何關係？一定要拿牛，羊，豬，鷄，鴨，魚的生命來報答他們的功勞，也不見得公平。」

「好，咱們一起吃素吧！」

思想的母親

行動是思想的母親，科學是從把戲中玩出來的。

杜威先生分析反省的思想之過程列舉了如下的步驟：（一）困難之感覺；（二）審定困難之所在；（三）設法解決；（四）在許多方法中選一最有效的試試看；（五）屢試屢驗之後再下斷語。這反省的思想之過程便是科學思想之過程。

我拿杜威先生的道理體驗了十幾年，覺得他所敘述的過程好比是

一個單極的電路，通不出電流。他沒有提及那思想的母親。這位母親便是行動。路走不通纔覺有困難。走不通而不覺得困難，這是庸人。連腳都沒有動而心裡却虛造出萬千困難，這是妄人。走不通而發現困難，便想出種種法子來解決這困難，不到解決不止，這是科學家。所以我要提出的修正是在困難之前加一行動之步驟。於是整個科學的生活之過程便成了，行動生困難；困難生疑問；疑問生假設，假設生試驗；試驗生斷語，斷語又生行動，如此演進於無窮。懶得動手去做，那裡會有正確的思想產生，又何能算是科學生活？

莫經看徒弟

一百六十二年前發明蒸汽機關之瓦特 James Watt 曾經做過徒弟。
一百年前發明發電機之法拉第 Michael Faraday 曾經做過徒弟。產業革命和電化文明是徒弟們在知識之最前線領導着。

中國的希望，向來是放在學生身上。最初大家的目光都對着留學生。到了留學生失了信仰，大家又轉移目光對着大學生。到了大學生失了信仰，大家又轉移目光對着中學生，現在是漸漸的轉移到小學生身上去了。如果先生和學生們沒有根本覺悟，則中學生，小學生是同樣的要令人失望。

文明是人類用頭腦和雙手造成的。只會勞心而不會勞力和只會勞力而不會勞心的人都是沒有希望，何況愛用空嘴說白話的人，那是更

做救藥了。如果肯得用手去做，用心去想，那末，留學生大學生也有希望。否則兩隻手兒攏在袖裡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那末，連中學生，小學生也有一天要叫人失望咧。我對於科學的青年的建議是：

- 一 做過學生的要做幾年徒弟；
- 二 做過徒弟的要使幾年學生。

佛蘭克林 (一)

小徒弟列傳之一

佛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生於公元一七〇六年，死於一七九〇年

，活了八十四歲。他死了之後，墓碑上刻有幾行字：

「他從皇帝的手裡奪來了政權，從天上奪來了電氣。」

這一篇很短的墓誌銘，不啻爲佛蘭克林一生功業學問之小影。他是一位政治家，文學家，科學家；你如果讀一讀他的自傳，便要驚訝的發現這位偉人只是從一個小徒弟出身的。他參加美洲獨立運動的功績，誰都知道，不必我來多語。我只要敘述他做徒弟時代之小史，和他在科學上之貢獻。

他八歲進拉丁文小學，九歲改入算寫學校，十歲便因家計困難，輟了學，跟着他父親學做蠟燭和肥皂。他不歡喜做這個手藝，却善游泳，會划船，常想航海去。父親知道他的傾向，很是擔憂，便時常帶

他在街上參觀木匠，磚匠，銅匠，糖轆匠及其他匠人的工作，以便選擇一行，作為終身職業。這是個個父母或教師應該盡的責任。可是走馬看花的參觀也沒有多大用處。我們必須引導小孩們仔細的看，看了做出來，才有效驗。佛蘭克林在自傳裡說這種親切詳細的參觀對於種很有影響。後來，家裏東西破了，用不着匠人，他自己會修理。科學實驗要儀器用，自己也可以做。這些本領都是從參觀手藝中得來的。

他雖是在蠟燭店裏做徒弟，但是好讀書。兩年後他父親便因此叫他去學印刷業。一七一七年他的哥哥詹姆士從英國帶了印刷機和字模到波士頓來設立印刷所，他便秉承父命和詹姆士立約做九年徒弟。這時他纔是十二歲，要到二十一歲滿約。他自從在印刷所裏做了徒弟，

便認識了好些書舖裏的徒弟，於是全城的書舖便成了他的流通圖書館。他每逢借了書來，連夜就要看完，因為照規矩次日早上是必須還人家的。這樣他雖是做徒弟，同時也算是做學生，因為他自己看的書比平常學校裏的學生所看的還要多好幾倍咧。

(二)

佛蘭克林做徒弟的時候看書寫文差不多都是自己教自己。一天他得了一冊旁觀週刊 *Spectator* 之合訂本，高興極了，每讀一篇，把要點錄下，過幾天，自寫一文，與原文比一比，取人之長，補己之短。這種功課是在每天開工前完工後及星期偷閑幹的。因為學的法子好，所以進步很快。

他十六歲的時候，偶然遇了特里翁 Tryon 寫的一本勸人吃素的書。他讀了這本書，受了深刻的影響，便立志不吃葷。一個十六歲的孩子不吃葷，真是一樁新聞。誰知這件事是與他的學業有不少的幫助。他的老板哥哥和同事們在一家隣居寄飯，他一個人在店裏吃素。他的食譜是餅乾，麵包，葡萄乾，酸蘋果和一杯清水。飯錢省下一半可以多買書看。一餐飯，只要幾分鐘便吃完，又多加了一些時間去用功。他自己說，吃得少，頭腦格外清爽。

現在他得到賽諾芬 Xenophon 寫的蘇格拉底言行錄，Memorable Things of Socrates 傾倒在蘇格拉底的對話法。他開始用謙虛的問話，懷疑的態度，把人家逼得無話可說，有時連素負盛望的名人都被他問倒。他在

青年的夥伴中居然成了一位蘇格拉底，波士頓便是他的雅典。

一七二一年他的哥哥開辦新英吉利報。這時佛蘭克林已經會做文章，但怕哥哥輕視他年幼，不給登載，便用假名投稿，每次都被披露，聽人稱贊幾句，非常歡喜。後來，他哥哥因登載政論，得罪議會當局，被捕一月，靠佛蘭克林之支持，得未停頓。詹姆士被開釋仍不准辦報，便以弟弟之名頂替，佛蘭克林於是以一個十七歲，徒弟還未做滿，的孩子，居然做起報館的總經理和主筆來了。

詹姆士雖是親哥哥而虐待佛蘭克林如一般師傅之虐待徒弟，有時竟行兇毒打。兄弟二人因此決裂，佛蘭克林丟了報館，賣書湊盤費向紐約去謀生。船過布洛克島 Block Island 大家開始捉鱉魚燒的吃，吃得

津津有味。有人請他吃魚，他因吃素，猶豫不決。忽然看見一個大鯊魚的肚子破開，裏面有幾個小魚是它生前吃進去的，他便說：

「你既可以慘吃同胞，我也看不出有什麼理由不可以吃你。」

(三)

佛蘭克林離開波士頓做了幾年生意之後便自己開了一個書店。他這店裏賣書是沒有二價的。我聽得有這樣一段故事。

一天一位客人來買書，問：

「這本書賣幾多錢？」

櫃臺上的徒弟說：

「兩塊錢！」

客人說：

「太貴了！一元八角吧。」

徒弟說：

「現在長價了，要賣兩塊二角咧。」

客人說：

「你纔說過兩塊錢，怎麼又要兩塊二角呢？」

徒弟說：

「現在要兩塊四角了。」

客人以爲徒弟故意敲竹槓，便與徒弟鬧，佛蘭克林老板從裏面走出來，客人便向他質問爲什麼一忽兒就加了四角錢。

佛爾克林笑嘻嘻的拿了那本書對他說：

「時間值錢呀！敝店做買賣是不還價的，先生要買這本書

給兩塊錢好了。」

(四)

我沒有敘述佛爾克林從天上奪取電氣之前，先要敘述佛爾克林時代一般人對於電之見解。

天空中之閃電打雷，自有人類以來，誰都看見過，聽見過。古人遇了這種恐怖的现象便以為是下界犯罪，所以上帝震怒，差遣雷公電母來收伏妖怪，猛獸，惡人。他們以為雷電是天神，被天神打死的都是罪大惡極，犯了天條。中國現在一般愚人，還是這樣的迷信着。佛

蘭克林時代的歐美人民對於天然電氣也抱有大同小異的見解，住往鬧出離奇的笑話。

人造電氣的歷史也很古，但在佛蘭克林以前只是些零碎而不可以解釋的小把戲。摩擦貓皮生火花，摩擦瑪瑙吸燈草：這種把戲人類至少是耍了二千多年。葛雷 Stephen Gray 在二百年前開始在倫敦用絲線包繞的幾十丈長的粗繩，將摩擦的電從這一頭通到那一頭。這葛雷是一位窮老翁，靠玩電的把戲賺小孩們的錢，養活自己。他黑白分明的寫在紙上說這種火花響聲之性質很像雷電。

法國的都費 O. F. DuFay 復演葛雷的把戲，能將摩擦的電通過一二五六呎長之線。他是第一個人發現電之兩性，稱為玻璃電，Vitreous Elec-

Electricity (即後來所謂之陽電，)和松香電，Resinous Electricity (即後來所謂之陰電。)他首先發現若使兩種性質的電氣接近，結果是同性相拒，異性相吸。

一七三六年一位蘇格蘭修道士名叫戈登 Gordon 的，在德國發明了一個電鈴：兩邊各安一鈴，中間懸一絲線掛的金屬球，球成了電即依同性相拒異性相吸的理，將鈴繼續的打起來。他還發現電感的水能把火酒燒起來。

在這些零星的發明中，忽然跑出一個奇妙的來頓瓶 Leyden Jar。

一七四五年克萊斯特 Dean Von Rhoist，一七四六年范麥聖布洛克 Pieter Van Musschenbroek，各自用玻璃瓶將摩擦的電儲蓄起來。因為范麥聖布

洛克是住在荷蘭國，來頓城，所以這瓶就叫做來頓瓶。其實依創製之先後，這榮譽是給錯了地方。他們先是用水在玻璃瓶裏蓄電，後來瓦 Watson 將瓶改良，用錫箔在瓶內瓶外對着貼起來代替水，格外有效。法國 諾列 Abbe Nollet 叫皇帝的侍衛兵士們手拉手的站在那兒，組成電路，只要來頓瓶所儲蓄的大量的電一接，這些兵便同時一齊打倒。

這些是佛蘭克林未上電氣舞臺前，人類所已經得到的關於人造電的知識。這時天空之電與人造之電是否相同，尚無證明：天空之電是當做神祕賭猜：人造之電是摩擦着玩耍。

(五)

佛蘭克林四十歲才開始電之研究。一七四六年司賓斯從蘇格蘭來到波斯頓玩了一些電的把戲給他看，他覺得很有趣，可惜司賓斯不是內行，玩得不大好。他回到費城之後，不久，倫敦皇家學會會員，科林孫送給他的圖書館公司一根玻璃管。他便拿了這根玻璃管復演司賓斯沒有玩好的電的實驗。過不多時，他便成了這些實驗的老手。許多朋友拜他做師傅。他便設了一個玻璃管製造室，吹了一些玻璃管分送給朋友們，因此會玩這些電的把戲的人便一天多一天。內中有一位名叫金耐爾司勒 Cromptley，賦閑在家，佛蘭克林勸他到各處表演電的實驗，收聽講費過活。演詞是佛蘭克林代寫。每次演講，聽衆都從踴躍。演詞中有一篇題爲閃電與電氣是同一的東西 The Sameness of Lightning

and Electricity，寄給倫敦朋友，皇家學會會員們笑笑把它放在一邊。但科林森畢竟將它付印，連出五版，不久便譯成法文，意文，德文，拉丁文，風行一時，竟成爲當時電學唯一之傑作。法國科學泰斗諾列 Nollet 反對佛蘭克林之新學說，但達利巴 Dalibard 與德羅 De Lor 則於一七五一年根據佛蘭克林著作中所建議之實驗在馬里 Marty 地方將閃電引到地下來證明佛蘭克林學說之正確。巴黎人士蜂擁來到馬里參觀這破天荒的實驗，從此，佛蘭克林便一躍而爲當時電學之權威。

(六)

佛蘭克林自己和他的幼子則在次年即一七五二年六月在費城 Philadelphia 放那千古不朽之風箏。這風箏是值得敘述的。一般人只知道佛

蘭克林放風箏是人類第一次從天空取電下地，其實這是第二次。那天取電的急先鋒是達巴利與德羅，佛蘭克林却是他們的參謀長。放風箏是佛蘭克林親自向天空作戰。佛蘭克林的風箏本身是用木架與絲綢做的；木架上插一尖銳的金屬絲，雙股繩之下端繫一銅鎖匙和一根絲帶，風箏放入雲中，手持絲帶站在門檻中，以防絲帶爲雨所濕。不久，只見雙股繩之鬆紗怒豎如野豬刺，手指可與相吸，指骨碰着鎖匙即發火花。他又將閃電引下蓄在來登瓶中，證明它的動作與摩擦電無異。照近代電學理論看來，佛蘭克林手持絲帶離銅鎖匙太近是要被電打死的。做這實驗，人要離得很遠才行。十四個月之後，俄國聖彼得堡有位物理學家用一鐵棍取天空之電。走近測電計一看便被一球藍火打

死。佛蘭克林之所以沒有死，怕是因為他放風箏的那一天，只有少量的閃電，真是僥倖！否則佛蘭克林必以生命殉科學了。

佛蘭克林是一位多才多藝的人，他從事科學之研究始終只有九年，而貢獻於世界的有火爐，避雷針，以太光波學說，印磁銅板，印刷機，雙視眼鏡，自鳴鐘，與他的電的理論。據他自己說他的實驗得力於徒弟時代之工藝參觀很多，這種兼擇業而舉行之親切之工藝參觀却是他的父親，一位蠟燭肥皂匠，在兒童教育上之一大發明。（完）

「未」之命運

聽說日攻馬占山，
日軍未入山海關。
山海關內還有關，
關外不如關內歡。
聽說日軍將入關。
日軍未上紫金山。
紫金山下滿江水，
船夫袖手看船翻！

新舊時代之學生

奮鬥時代之學生之生長的過程有三個階級：

一是讀死書；

二是死讀書，

三是讀書死。

新時代之學生也離不了書，所不同的，他是：

用活書，

活用書，

用書活。

什麼是活書？活書是活的知識之寶庫。花草是活書。樹本是活書。飛禽走獸小蟲微生物是活書。山川湖海，風雲雨雪，天體運行都是

活書。活的人，活的問題，活的文化，活的武功，活的世界，活的宇宙，活的變化，都是活的知識之寶庫，都是活的書。

活的書只可以活用而不可以死讀。新時代的學生要用活書去生產，用活書去實驗，用活書去建設，用活書去革命，用活書去樹立一個比現在可愛可敬的社會。在活的社會裏，衆生都能各得其所，何況這一個小小的我當然也是跟着大家一塊兒，欣欣向榮的活起來了。

克虜伯之金錢觀

克虜伯是德意志的大富翁，他的財產是用他所造的大砲換來的。

世界上如果有血錢的話，那末，克虜伯便可算是血錢大王了。可是在他的心裏，德意志是超過一切，金錢只佔了一個附屬的地位。歐戰前有人問他說你要這多錢幹嗎，他說我所有的都歸德意志所有。大同主義者對於他這個答案當然不能認為滿意。如果問話的人是一位大同主義者，那末，克虜伯必定是要遇到這個反問：「爲何不歸人類所有？」但是退一步看，克虜伯比着那些「我所有的只歸我所有」的人們是不是要看得遠些？國難中之中國的有錢人有沒有這種眼光？這是我爲克虜伯寫的一首小詩：

「克虜伯！克虜伯！

您的財寶可姓克？

不消問得！

「蘇一忽廢父國！」（註）

我們別把錢看得太大了，因為錢之上還有比錢大的大事，也別把錢看得太小了，因為錢是要用來做大事的。

小註：德人稱祖國爲父國

從鐵到死的過程

今年大水災，被害人數據水災委員會報告有五千萬之多，餓死的數百萬計。皖災週刊創刊號，有何一鳴寫的「一篇從「餓」到「死」的

過程，令人不忍卒讀。我不忍卒讀却又不得不介紹與國人一讀，目的在希望國難中有飯吃的人不要忘了水災區域內沒飯吃的同胞。何君的報告是：

「從「餓」到「死」這個過程很簡單。先是身體發軟，還能微聲的說話。再進一步便不能說話了。但是兩腳還能夠動。到了這個程度，如果是安然睡着不動，還可延長相當時日之殘喘。假使有個不懂事的兒子或女兒在旁邊哭着要飯吃，或是不忍看兒女們同樣的挨餓，而意圖扒往別處要點東西給兒女吃，那末，他一勞動，嘴裏便有一股黃水流將出來，身體也就隨着這股黃水落在地上，永遠不動彈了。每個餓死的人都免不了要冒這股黃水；每個因餓而冒黃水的人都不免立刻

倒斃。黃水啊，它永遠印在我的腦筋中！」

戰神前之對話 (一)

「日本既已強奪東三省，現又進取錦州，一面砲轟天津，志在佔領北平，以遂他併吞中國之陰謀。我們應該怎樣應付？」

「戰！戰！戰！」

「您提倡非殺，何以主戰？」

「非殺的定義是：(一)不許我殺人；(二)不許我殺我；(三)不許人殺我；(四)不許人殺人。主戰便是在公道的和平絕望的時

候，不得已用武力來制止日本人的屠殺，便是不許人殺我！」

「沒有錢，沒有子彈，如何能戰？」

「二十年來之內戰，錢是從那兒來的？子彈又是從那兒來的？」

「有錢，有子彈而沒有勇敢之兵，也不能戰。」

「學打仗是要在戰場上學。中國的兵是在戰場上磨練出來的。日本兵很少上過戰場。那日俄戰場上磨練出來的日本兵已經死得差不多了，沒有死的也是老得不能打了。中國有不怕死的兵，所痛心的，是怕死的武官太多！」

「中國的武官爲什麼怕死？」

「您在活動影片上看過印度拉查王之大象嗎？它滿身是金銀財寶

，所以行動不大方便。中國許多武官不但是「金滿身」，而且是三妻四妾，日夜沈醉在溫柔鄉裏不能自拔，不肯自拔，如何捨得死？」

「這種敗類不除，如何能戰？」

「和日本打起仗來，這些人當中的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有的自然會把金錢移存在外國銀行裡，帶了妻妾到租界上養老去了。那勇敢的，廉潔的，忠誠的武將也必定是如同活龍活虎一樣向上衝出來取而代之。黑軍一抵抗，萬國實便捲逃，馬占山便如太陽一般從東方升了起來，這不是一個鐵打的證據嗎？」

戰神前之對話 (二)

「打起仗來，日本自必要用海軍把中國的通商口岸一起封鎖起來。只怕經濟命脈一斷，一切都要嗚呼，在我看來，打仗終是凶多吉少。」

「如果日本是很笨的，他或者是要這樣的幹。我想他們荷包裡還藏有更聰明的策畧。中國的通商口岸，特別是上海，是帝國主義者施行經濟侵略之根據地。封鎖通商口岸是給列強，特別是英美，一個總打擊。日本現在至少要想英美站在旁觀地位，何能出此挑戰之下策。日本現在所採取之策略是鼓動較大之事以遮蓋較小之事。您看他運用朝鮮屠殺來掩蓋萬寶山案，運用侵略東三省來掩蓋朝鮮屠殺便是這策略之過程。」

「日本還隱藏着什麼大事預備掩蓋東三省之侵略呢？」

「您看他爲什麼一定要越中東路而取齊齊哈爾？向蘇俄挑戰！如果蘇俄中了他的計，英美一起都要站在日本的戰線上來。那時世界上人人心目中只有日俄宣戰，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宣戰，誰還管日本侵東三省是一回什麼事。於是東三省便可成爲帝國主義者對於日本之一種慰勞品。所以我的憂慮在蘇俄之中計而不在海口之封鎖。」

「現在開戰，總好像是孤注一擲。您看，暫時稍受委屈，等到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之後，再來和日本算帳如何？」

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戰而敗的越國可以採這政策。不戰而敗的人決沒有資格可以說這句話。自從甲午之後，請問過了幾個十年，於

今生聚了什麼，教訓了什麼？我大胆的說，不戰而敗，敗而不戰，只是奴隸的生聚，奴隸的教訓！」

「我看這樣拿國命來賭，成敗實在難有把握。還得慎重。」

「大難當頭，正義在前，生死且須看破，何況成敗？成敗的打算只是秦檜，吳三桂，一流人的把戲。岳武穆，文天祥，史可法，的心裡有的是正義，何嘗存過一絲一毫的成敗之見！」

戰神前之對話 (三)

「成敗雖然可以不論，存亡那裏可以不管？亡了國便要作亡國奴

，這是應當考慮的。」

「亡國的人也有分別。不戰而亡國的人叫做亡國奴。屢敗屢戰，屢戰而還不免亡國於人，便是義人，義人之國叫做義國。義氣長留天地間，誰能亡他呢？誰能奴他呢？歐戰時，比利時不是一度亡了嗎？但絕無一人稱比利時人爲亡國奴。何以呢，比利時人已經拚了死命衛護中立，保持國格。美國白人以外，還有黑人與紅人。黑人從前稱爲黑奴，身體可以拿來做買賣，沒有奮鬥精神。紅人是威武不能屈之民族，寧死不投降。紅種雖漸少，絕無一個紅奴。白人中有黑色祖宗的每爲人輕視，有紅色祖宗的却爲人敬重。我們不必怕亡國！不戰而亡纔是人間最大之恥辱咧。」

「話雖不錯，無奈中國內部不能統一，我總有些心虛。」

「中國人民何嘗不統一？何嘗不是一致對外？不統一的只是政客與軍閥。統一不是空談所能奏效的。爲公理人道對暴日開起戰來便自然而然的統一了。」

戰神前之對談（四）

「這話也對！我還有一點顧慮，猶疑不決。我們戰而敗，敗而亡，兩眼一閉，什麼痛苦也不知道了。可是小孩們身受亡國之痛，您可爲他們打算了沒有？我們不能把祖宗遺下來的江山弄得更好些交給後

代，却把它亡掉，使子孫們世世代代受人宰割，我捫心自問，有些不安。」

『您心裡不安，我心裏又能安嗎？可是我們應當交給後人最寶貴的遺產不在金銀財寶而在威武不屈的精神。如果我們甘心情願做不戰而亡的亡國奴，那末，兒子學爸爸，孫又學兒子，世世代代學做奴隸，永遠不能翻身。倘使我們屢敗屢戰，屢戰而還不免於亡，則這威武不屈之浩然正氣，上冲雲霄，橫被四海，下傳萬萬年而無窮盡，到了積之既厚必定是如同尼亞嘎拉大瀑布奔流到海而不可抵禦。那時自然會醞釀成一個總翻身：中華民族翻身，臺灣民族翻身，朝鮮民族翻身，軍閥財閥兩把斧頭宰制下之日本民族翻身，世界一切被壓迫的民族

都翻身！」

「這樣看來，我也主戰！我要站在公理人道的戰線上與日本軍閥肉搏。利害，禍福，成敗，存亡都不能搖動我這主戰的信念。」

「您既確立了爲公理人道作戰之堅決信念，我願意給您一些安慰。不爲利害，禍福，成敗，存亡所搖動然後才可以談利害，禍福，成敗，存亡。依我的看法，開起戰來中國不一定敗，不一定亡。您不必太悲觀。」

戰神前之對話（五）

「您說開起戰來，中國不一定敗，這話有什麼根據呢？」

「日本不可以久戰。日本國內也是百孔千瘡。東三省進兵之前，日本失業人數已達一百五十萬，現在失業人數約在二百萬左右。東京府市一地衣食不足之住民在十二萬以上，無家可歸的人深夜在淺草一帶露宿者以千計。專門大學校畢業生找不着事做的在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全國農人負債至五十萬萬日金，合華幣一百萬萬之多。對華貿易從第一位降至第五位，這兩個多月來買賣給英美佔去的在一萬五千萬以上。在這短期中現金流到美國去的將近三萬萬日金。在高橋龜吉之日本財閥之解剖及株式會社亡國論二書裏我們可以看出見日本財界之腐敗及岌岌可危之活動寫真。自從這抵制日貨發生效力以來，實業機關倒

閉的不勝其數。因交通便利實業發達故勞農無產階級之組織更爲嚴密，近來進行尤猛，軍隊中時常發現秘密之煽動。天皇也不像從前那麼神聖不可侵犯。打倒天皇之標語口號是常見常聞的。日本的奮勢力是一日千里的向崩潰的路上奔走。新勢力是到處潛伏着，而且是繼長增高，好像對奮勢力說：『彼可取而代之！』這種種情形都不許日本久戰。久戰則日本的奮勢力必崩潰。奮勢力戰到將崩潰的時候必不能再戰，不敢再戰。』

『日本只不利於久戰，倘一鼓而敗我全國之師，豈不糟糕？』

『中國出了一個馬占山，已經使日本受不了。倘若開起戰來。偏國都是馬占山，必成久戰之局。久戰則日本奮勢力不與我議和必被新

勢力打倒。」

「日本舊勢力推倒之後，則東亞多一共和國，中國也不寂寞了。」

「日本舊勢力被推倒之後，是否建立一個共和國，現在尙難逆料。但是對日開戰不獨爲中國伸公道並且是給了日本新勢力一種很大的幫助，這是可斷言的。」

「中國對日開戰既是與日本新勢力有幫助，那麼日本的新勢力便應該諒解中國之抵抗。」

「中國起來抵抗，不但日本的新勢力諒解，世界各國之主張正義公道者都要鼓掌歡迎，都要站在我們的戰線上來。他們不是爲我們鼓

掌，乃是爲正義公道鼓掌。如果我們向正義公道退縮，那末，全世界有志之人都要爲我們歎息，不是爲我們歎息，乃是爲正義公道歎息。

「這樣看來，前途殊可樂觀。」

「您也不可以太樂觀！照中國的歷史推測，這時候會出岳武穆也會出秦檜。此刻岳武穆正在與秦檜鬥法。中華民國要不要做宋朝第二，還得看這兩派人鬥法的結果呢。」

東北兩少年

十一月十六日看報見有楊雲史贈馮庸的一首詩，末一句是，『東北長城兩少年。』這兩少年大概是指張學良與馮庸吧。最近一期的生活週刊特載北平出版之火把中的一段驚人的新聞，敘述省亡國危中之張學良在北平還是過那浪漫生活。馮庸大學校長馮庸也不拿禦俄之精神去禦日，却於寧粵代表會議將了之時親率東北學生六百人南下請願宣傳。請願宣傳豈是長城之天職呀！我看了這些事，如骨在喉，吐出來吧！

(一) 哀張學良

東北長城兩少年；

長城躲到黃河邊。

黃河之水可濯足，
美人歎笑國人哭。

(二) 勉凋庸

東北長城兩少年，
長城應去嫩江邊。
嫩江之水可濯纓，
江山爲重風頭輕。

(小註) 嫩江橋是馬占山孤軍獨戰日本處。

觀戰

齊齊哈爾爲什麼失守？先在一將作戰衆將旁觀，一省作戰全國旁觀！我們要救中國先須救東三省；要救東三省先須救黑龍江。我們要把全國的總力量從旁觀的立場上灌輸到最前線之戰場上去。手握兵權而見敗不救便是背叛民國！身上有一斤力量，荷包裏有一塊洋錢而不肯拿出來幫助馬占山禦敵便不能算是中國人。一個國家之存亡不是偶然的。作戰的人多，觀戰的人少，國雖小可以不亡。觀戰的人多，作戰的人少，國雖大難以倖存。我們要用鐵與血來寫一部新歷史。若是專用耳目來聽人家的故事看人家的戰績，那是太不長進了。前幾天我寫了一首觀戰詩，現在披露出來，願與國人共將這旁觀態度連根拔掉。

「弟弟出陣哥旁觀，

哥哥出陣弟旁觀，

旁觀旁觀又旁觀，

江山一去何日還？！」

敬贈馬占山主席

神武將軍天上來，

浩然正氣繫興衰。

手拋日球歸常軌，

十二金牌召不回！（註）

（小註）這是表示我的希望。今之武程必須有十二金牌召不回的精神，然後不致爲新秦檜所誤，然後可以

救東三省和中華民國。

一個教師與家長的答復

——出頭處要自由！——

南京八日專電，載有戴傳賢於本月七日給全國教育家及學生家長的一封公開信，上面寫的是：

「培植出一根樹苗，要他長成端正的大樹，要費幾根大木頭，四面撐住他。培植一個好青年，要犧牲幾個成年人，四面去扶植他。樹苗自由，不能成長，青年自由，不能成人。全國的教育家醒來！全國學生的父母兄弟姊妹醒來！救國先救國家命根的青年！救國先救教導青年的學校！」

我雖當不起教育家這個名詞，但是一個當過十幾年教師的人，總該跟着諸位教育家共聽戴君之教益。我並且是幾個小孩子的父親，更該負起責任來發表我的見解。在戴君大聲疾呼之下，我是醒了，想睡也睡不着了。我於是先把戴君的信介紹給孩子們看，然後對他們發表我的意見，誰是誰非，讓他們自己判斷吧。我對他們所說的話是：

『你們要知道種樹嗎？底下可以安根，上面可以出頭，幼苗纔能種得活。有水分，肥料，空氣，陽光，而無蟲害，幼苗纔能長成大樹。園丁的責任在灌溉，施肥，除蟲而不沒收它的自由的空氣與陽光，則幼苗自能欣欣向榮了。花園裏給人玩賞的樹木四面是有死木頭撐住，並有繩子把它們繫成種種曲線美。這些是樹少爺，因為有樹聽差服侍它們；有的是樹小姐因為它們裏腳束腰和人間不自尊的姑娘大同小異。樹少爺，樹小姐只是人的玩物，這中間找不出棟梁材。棟梁材是長在森林裏。與安嶺的幼樹可有樹聽差服侍？誰見過它們裏腳束過腰？如果你想叫幼苗端端正正的長起來，也難也容易。小樹生在大樹中間，若大樹端正，

則小樹須向上吸收陽光，自必端正，這不是很容易嗎？若大樹慣於折腰，罩在小樹上，小樹得不着陽光，想它端正便是萬難。所以

出頭處要自由！

樹苗要伸出頭來呼吸自由的空氣，感受自由的陽光，纔能活，纔能長，纔能端正。假使我們在幼苗的出頭處加以壓力，那末除非是幼苗肯像烏龜樣把頭縮進殼裏去，它的自然的生長力是會把壓力衝破，如同小雞啄破雞蛋殼出世一樣的不可制止。

「戴君認定你們青年是國家的命根，我也有此認識。你們也不可把自己小看了。不可做樹少爺！不可做樹小姐！不可給折腰的大樹把

你們籠罩住！與害蟲奮鬥！伸出頭來向水分，肥料，空氣，陽光進取！這樣，你們纔能把自已造成中國之棟樑之材，纔可算是國家命根的青年。

「我既主張出頭處要自由，那麼「自由」的涵義是什麼也得說明。自由是以自己的意志指揮自己的行動。個人自由是以個人自己的意志指揮個人自己的行動。團體自由是以團體自己的意志指揮團體自己的行動。自由這個名詞是含有自主，自決，自動，自得種種意義，其面大之，是要各得其所。自由人是奉頭腦做總司令；他的反面是奴隸。他自己不願做奴隸也不要人做他的奴隸。放蕩不是自由；因為放蕩的人是做私慾嗜好的奴隸而不能自拔。一個人若做了私慾嗜好的奴

總便失掉自由。青年放蕩固然不能成人；成年人放蕩也只算是成年，不能算是成人。成年人，青年，小孩子都該在一個道德標準下生活。雙層標準，三層標準只是怨道不足的結果。青年不可以假借自由之名去過放蕩的生活；教師家長也不可假借放蕩之罪名去剝削青年小孩子生長所必需之自由。根據以上所說我所得的斷語，適與戴君相反。我的斷語是：

「失掉自由，不能成人」

一 勸歷史戲的開場白

沙翁說：『世界是一個大舞臺；』人類正在排演一齣空前的歷史劇，懶得動與高興動的人們都是劇中人。我不會寫劇本；寫幾句開場白請一位三花臉出臺唱一唱吧：

『老夫也曾革過命，

於今懶動怕人動。

誰要大膽動一動，

噫就斷他是反動！』

青年自動援馬抗日團

「上海青年四百人，自動組織援馬抗日團，已於五日出發北上實行援助馬占山抵抗日軍。像這樣說得到做得到的青年纔是真正的中國人呀。我們躲在家裏過這溫飽生活，不覺得慚愧嗎？」

「你我雖是這樣想，但他們要想達到目的，很是不容易啊！五號晚上京滬車站不給他們上車，他們便在鐵軌上睡了一夜，第二天步行出發。六日報載政府來電阻止他們前進。你可知道嗎？」

「真有此事？政府爲什麼阻止他們前進？」

「據說是因爲他們沒有受過嚴格的軍事訓練。政府不願以不教民戰。」

「訓政是訓什麼？訓練總監幹的什麼事？有的是軍官，爲什麼不

訓練他們？爲什麼不讓馬主席在戰場上訓練他們？」

「黑龍江現在已是冰天雪地，穿皮袍好比是穿夏布褂。這次日本兵凍得耳朵，鼻子，手指掉下來的將近千人。我們南方人是不可以輕去的。政府說他們沒有禦寒的軍裝不便讓他們去作無謂的犧牲。」

「北方嚴寒，固如老兄所說。我也在冬天到過蒙古，你只要有厚羊皮做的帽子，手套，衣褲，靴也就可以對付。如果鼻子，耳朵，手指凍呆了，不要摸它，讓血脈慢慢的暖回來，就不妨事。口外有的是厚羊皮，怎麼這一點禦寒的軍裝也不能給他們呢？」

「據說，還有一件事困難。到黑龍江去若由水路，須經過俄國領土，護照不易辦到，鐵路盡被日軍佔據，旱道要走一個多月纔能到。」

「如果我們的父母被強盜圍困，我們可以因路遠而見死不救嗎？莫說是要一個多月，就是一年半載也得趕去呀！」

「退一步說，萬一黑龍江不能去，錦州正在危急的時候，怎麼不可以讓他們到錦州去？一味消極的阻止，總非善策。」

「政府要以乘人的力量爲力量纔能禦大難做大事。國家在存亡關頭只怕人民醉生夢死。現在這四百青年既有決死之心，若能給他們以有效之訓練，必需之器械，自能發揮偉大之力量，將見他們與斯巴達之三百勇士，田橫之五百義士先後媲美了。如果政府連這種寶貴之力量也不能容納發揮，那是太可歎息了。」

「這話很對！人民決死之力量是世界上最大之力量，能容納，宣導，發揮，光大這種力量的政府，纔是高能的政府，萬能的政府。」

小朋友的雞

給徐君企周的一封信

我最近很歡喜研究自然科學，所以接到師範生月刊第二期，翻到您寫的「小朋友的雞」一篇文章，便從頭到尾一口氣把它看完，覺得實在是好極了。您用這個初看很小的題目竟能引起小朋友一個個的把問題像珍珠樣滾下來，這是多麼美麗的一種藝術呀！您抱着那一知之

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的態度來應付這些問題也是恰到好處，欽佩得根。

我一面看這篇文字，一面覺得我自己好像也變了一位小朋友在班上參加討論。我設身處地一想，假使我是愆班上的一位小朋友，在這些問答之外，我還有什麼請教的地方？我仔仔細細的想了一番，預備要提出兩個請求。

(一) 請求大家到了適當的時令便動手在學校裏或家裏孵雞

(二) 請求用科學的方法探求孵雞的道理。

教育法的演進大概可以分爲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憑先生教授，不許學生發問；

第二個階段 師生共同討論，彼此質疑問難，

第三個階段 師生共同在做上學，在做上教，在做上討論，

在做上質疑問難，

第四個階段 師生運用科學方法在做上追求做之所以然並發

見比現在可以做得好一些的道理。

您自己在家裏養過雞，可算是已經達到第三個階段。您的教育法在這一課上所表現的祇可算是達到了第二個階段。我看您是一位很有希望的教師，最好不要在這第二個階段上流連。您得立刻鼓起勇氣向第三和第四個階段進攻。

我猜度你或者已經想到了後期的進展，怕是因為環境的阻礙，所以不得已停止在第二個階段上。這，我們當然有相當的原諒。范靜生先生告訴過我從前京師大學因為日本教習在講堂上教學生解剖了一隻羊，引起了西太后震怒，管學大臣張百熙急得入朝叩頭自請處分。這和你的鸚鵡大同小異。不過在文明的上海，像「學校重地，毋許鸚鵡」一類事，大概不致發生吧？因此，我勸你鼓起勇氣，幹他一下。

第一個階段的教育蓮花也不會開，何況菓子！第二個階段的教育只會開花，不會結果。到了第三個階段才會結果但未必有美味而碩大的菓子。要想有美味而碩大的菓子必得跳上第四個階段。第四個階段是教學做合一之極則，它在此處已與科學打成一片了。

生存圈邊

人類的社會好比是一個圓圈。這圓圈我稱它爲生存圈。有些人是安安靜靜的住在圓圈的中心叫做生存圈心的人；其餘的是人山人海擁擠在圓圈的邊沿叫做生存圈邊的人。

什麼是生存圈心的人？什麼是生存圈邊的人？這在他們所穿的衣服上可以分別得出。

生存圈心的人所穿的衣服不但是春夏秋冬，四季齊備，二十四節氣中每節氣所穿的衣服都有幾套恰恰與這節氣相合。而且早有早衣，

午有午衣，晚有晚衣，下雨有雨衣，吃飯有餐衣，打毯有毯衣，跳舞有舞衣，洗澡有浴衣，安眠有睡衣。一個人的衣箱可以把一個房子裝滿。從前康有爲在西安過冬，劉鏡華問他要什麼皮衣可以開單照辦。康有爲拿起筆來一揮大大小小便開了七十二件。這七十二件裘衣他得到沒有，不得而知，可是這個單子却是代表了一個想做生存圈心的人的野心。

昨天晚上我和一位小朋友走過一家小當典門口，看見一個人拿了一包衣服來當，我們便跟他進去看了一忽兒。掌櫃的把衣包打開，都是一些夏天的衣服，一共當了五元錢。他當時又拿了一張當票出來，開要幾多錢取出，掌櫃的算了一算，告訴他要四塊半錢，他把五元票

給掌櫃的，掌櫃的尋出一件大衣交給他，還找了他五毛大洋。他把大衣披上身，把五毛錢放在袋裏去了。這五毛錢大概是他明天的伙食費吧？

停一刻，一位穿着夾衣的老太婆，冷得抖抖的夾了一件棉襖來當，當得一塊半錢。這位老太婆和她家裏的孩子們是兩天沒有吃東西了。餓得不可耐，只好當棉襖買米去餵孩子。但是今晚雖顧了肚子不餓，安知明天不要凍死呢？

這位老太太和她的孩子們是在生存圈邊掙扎，一失脚便要跌到墳墓裏去了！在那生存圈心過舒服生活的人們已否感覺到這人間的不平？

這是什麼意思

蔣介石氏下野之前，忽然放出三個武人做省政府主席，這是什麼意思？

中國全國民政幾乎全是掌在武人的手裏，其中稍微倣一點的只有江蘇與浙江。現在當局忽下願祝同長蘇，魯滌平長浙之命令，從此全國便成了清一色的武人的天下。

武人的責任在保國而不在治民。今中國武人放棄保國之天職，越俎代庖來治民，這是什麼意思？

且慢

「咱們去買些炮竹來放他一個痛快！」

「爲什麼這樣高興？」

蔣介石下野，和平統一，廣州遊行放炮竹，咱們不也可以放些炮

竹來慶祝慶祝嗎？」

「且慢一點快樂！咱們的爆竹還要留些日子才能放咧。」

「留到什麼日子放呢？」

被災同胞得了溫飽，東省失地主權完全恢復，全國人民實實在在

的做了中華民國的主人翁，世界一切被壓的人都翻過身來做了自由人；到了那時曉們纔有興味放炮竹慶祝咧。」

齋夫工會

「十六日最後之愛專刊上有一篇綠滿窗前齋夫談蒼，題目爲是真是假，可是你寫的？」

「不是！」

「綠滿窗前齋夫這個名字當然是從「綠滿窗前草不除」那句詩上來的。「綠滿窗前齋夫」和「不除庭草齋夫」不就是一個人嗎？」

「不是一個人。我那有他的福氣？」

「他有什麼福氣？」

「他的眼福好，有影戲看。」

「那麼綠滿儂前齋夫是誰？他姓甚麼？」

「我不知道他是誰；我却知道他的顏色。」

「他是什麼顏色？白的？紅的？黃的？黑的？」

「他是綠色，我們可以稱他爲綠色齋夫。如果我是姓「不」，那末，他或者是姓「綠」。」

「現在有了這位綠色齋夫，你可不寂寞了。」

「對！民國日報上還有一位除庭草齋夫。咱們已經有了三個同志

了。」

「我看你們既有了三個同志，大可以組織一個齋夫工會哩。你們可以互選職員如下

執行部長 除庭草齋夫

組織部長 綠滿窗前齋夫

宣傳部長 不除庭草齋夫」

「好，咱們組織起來，幹他一個大掃除，肅清一切齷齪，垃圾，灰塵，微生物，打掃出一座清潔光明的房子來。」

甘地先生敷衍法國人

甘地先生回印度，走法國經過，對法國人說：

「我這次到英國來，雙手空空，一無所得！貴國人對於自由平等，博愛之箴言，能說能行，不勝欽佩：……」

這種話出於普通政客之嘴也沒有什麼希奇，可是出於甘地先生之嘴，就未免令人有些失望。

甘地先生說這話的時候，可曾爲世界被法國壓迫之六千萬人設身處地想一想？

法國是現今世界第二大的殖民帝國，擁有殖民地三十處，總面積一千二百萬平方呎，總入口一萬萬人。從一八八〇年至一八九〇年法國在亞洲得了六萬方哩，在非洲得了一百萬方哩；從一八九〇年至一

一九〇〇年在亞洲得了三萬方哩，在非洲得了三十萬方哩，從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二〇年在非洲得了一百三十餘萬方哩。這隻殖民的老虎，其胃口還是開得大大的在等候食物。

帝國主義之法國是不僅用暴力奪取殖民地。爲要取得阿爾及利亞它是與阿拉伯君長戰了三十年。得勝之後，法人便佔有沿海極肥的農田，葡萄園，橄欖林，把土人驅逐到邊遠的瘠地上去。

法國佔領赤道非洲之故事更慘。它把領土之半分散給四十個公司，同時禁止土著出賣橡皮且強迫土人納一定的貨稅給公司。土人抵抗則殘殺；屈服做工則如牛馬般用鞭打，懶惰的手脚常被砍斷，公司中人練習手槍甚至於用土人做活靶子。到了一九一九年，法政府才下令

使土人在耕田，畜牧，打獵的權利上得到一部份之保障。

在亞洲，一八八四年中法戰後，安南成爲法國保護國。廣州灣是在一八九八年向中國借去的。這些地方連交趾，老撾，柬埔寨，一起歸一個法國總督管轄。現在電傳法軍侵我西南，雖經法國公使否認，但從歷史的趨勢看來，要說法國沒有擴大它的亞洲帝國的野心，便是獸子也不肯信。

一個標榜自由平等博愛的所謂共和國也做了帝國主義的高徒，究竟有什麼道理去辯護它的矛盾。法國人自己的辯護是

「擴大殖民地實負有文化上之使命，因劣種人不受教訓是不配實行自由平等博愛的。」

在安南鄰近有一個自主國，叫做暹羅，一千人當中有六十個學生。而法國文化使命下之安南，一千人中只有學生七人。這文化的使命是負到那兒去了？

法國人既受了甘地先生之恭維，以後真能將自由平等博愛實踐出來，纔算是不辜負甘地先生之好意咧。

可是將英法殖民方法比較一下，印度可以產生甘地，甘地若在安南是早已槍斃了。那末甘地恭維法國人的話，不但是摩洛哥人，阿拉伯人，黑柏柏人，安南人不服，就是英國人聽了也未必以為公平咧。

弱小民族，各自為謀，如何可以翻身？印度人必定要把眼光射到印度以外才能有些成功。中國人也必定要有這個認識，前途纔有光明

一張新婚通告

靜山訂於二十一年一月十日與一位舊式姑娘結婚，要我根據他個
給戀愛史代寫一首小詩通告親友。我的詩稿是：

「我愛的是鄉下姑娘，

怕的是摩登小姐。」

「我敬的是赤腳先生，

厭的是花花少爺。」

我們在人生的大海裡遇着了，

鷗情好似魚與水。

喜雀一聲報喜信。

「三杯美酒快到嘴。」

如何可以不做一個時代落伍者？

答復一位青年教師的信

接讀你的信，知道你有努力上進之志，我是何等的欣慰啊！我們
要不願做時代的落伍者，必須專攻一門自然科學。自然科學是關

想世界去的特別快車，你坐在上面，不要下來，決不致落伍。我現在也打算用我後半生之精力來專攻一門科學。我們同坐這部車兒去吧！從農業文明渡到工業文明，自然科學是惟一的橋梁。小學教師必須拿着科學的火把引導兒童過渡。不懂科學的人，不久便不能做教師了。但是有一件事您得留心，科學已經被屠戶用做殺人的利器。我們應當從屠戶的手裏把科學奪過來。我們要教學生用科學渡人不用科學阻人過渡。我們要拿科學來抑強扶弱。科學的使命是要造富的社會不造富的個人。自然科學沒有成爲國貨以前，我們要取得自然科學上最新的知識與方法，還得精通一種外國文。這都是你要認清而必須準備的。你來我們詳說吧！……

字紙簞裏的頌詞

中國無是非。世界無是非。如果有是非，便是強者是，弱者非；富者是，窮者非；勝者是，敗者非；走運者是，倒運者非。該說公道話的人不說公道話而說敷衍話，則是變爲非，非反爲是，而是非消滅了。

國民會議開幕時蔡子民先生寫了一篇四言頌詞，裏面有兩句是：「濟濟一堂：農工商士。」（註）我們按圖索驥，會場裏找不出一個靠自己種田吃飯的眞農人，也找不出一個靠自己做工吃飯的眞工人。

該說公平話的蔡先生是和甘地先生敷衍法國人一樣的令人失望。

假使五十年或一百年之後，有位小胡適，愛做考據工夫，誤以傅高望重的蔡先生的藕筆頌詞作證據，豈不要弄假成真，變非爲是？

倒底是非也不易埋沒。字紙筆裏有時會跑出史料來。下面便是當時報章登不出來，火爐裏幸而沒有燒完的一篇文字，現給發表一下，誰是誰非，聽讀者自判吧。

「孫公道教

天下爲公。

國民會議，

樂與誰同？

吾親代表

士商亨通。

農不像農，

工不像工。

農工皆士

士亦農工。

公僕當國，

僭主人翁。

國之大本，

忍付東風。

異己信徒，

虛命西東。

青青年少，伐者枯松。民入地獄，自造天宮。
口談革命，主義失蹤。己未受訓，訓人誰從？
中山有靈，淚灑羣雄。蔡子長者，後學所宗。
怒持異議，言出由衷。願公登高，發贖振聲。
念頭轉處，畫蛇成龍。雪霓在望，草木重榮。
漫漫長夜，浩浩長空。亦孔之憂，吾望無窮。」

（小註），全文登載在二十年五月五日時事新報上，茲轉

載於后

慶祝國議蔡元培親頌詞

「新會任務	解決國是	遺教諄諄	瞬逾六禩	今幸統一
訓政開始	時會既成	召集於此	濟濟一堂	農工商士
消弭衆歧	指示正軌	力謀建設	公宏民祉	制定約法
以張民紀	討論問題	得其神髓	主義實現	輝煌國史
使命不辱	上慰總理	憲政可期	兆民咸喜	」

讀馬占山主席來電

前些日子馬占山主席來了一個電報，勸青年自動援馬抗白團不要到黑龍江去，電文裏有這樣的幾句話：「……婢纖奴耕，各有專職

；保國禦侮，責在軍人：『我讀到這幾句話，心裏起了兩種感想：一是不忍批評；一是不得不批評。爲什麼不忍批評呢？馬主席在冰天雪地中，孤軍抗日，在萬死中爲國家爭國格，一片丹心，人所共仰，即使說錯了一兩句話做國民的也當原諒，我何忍吹毛求疵？爲什麼不得不批評呢？馬主席現在是全國一致推崇之人物，國人對於他的一言一行，幾乎只有信仰，沒有懷疑。倘使國人因推崇馬主席功勞之故，對於這些話也看做金科玉律，豈不是大家一起都要做成古代人？我始於不忍批評而終於不得不批評的正是因爲這個緣故。

婢織奴耕的時代是早已過去了。現在織布的是工人，不是婢妾。現在耕田的是農人，不是奴隸。工人和農人之上再也不該有那「四體

不動，五穀不分」的士大夫了。中山先生所說的阿斗便是這些工人和農人。工人農人是中華民國的主人翁。我們該承認他們是主人；若再以奴隸看待主人，說得輕些是思想錯誤，說得重些，則歷來武人一切背叛民國之行爲都發源於這一念之差。

顧亭林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近代國民有當兵的義務卽負有共同保國禦侮之重責。軍人的責任不在單身匹馬的守土而在鍛鍊國民使有共同衛國之實力。馬主席倘能實現這個主張，則不但黑龍江一省可保，將見四方聞風興起，中華民國便成了鋼鐵的江山，誰也打不進來了。

有人說，這個電報也許是祕書起了草就拍，未經馬主席看過。我

說，即使是馬主席親筆寫的，也是君子之過，如同日月之蝕，無傷於他的光明。

敬贈全國的教師

(一)

社會辦學校，
各有其隱衷；
您若不明白，
鑽進牛角筒。

(二)

着那專制國，
民愚乃可治。
要懲塞其聰，
個個成奴隸。

(三)

個個成奴隸，
您是奴教頭。
奴隸要出頭，
留心您的頭。

(四)

民國老百姓。

共是主人翁；

若當奴隸教，

便算您不忠。

(五)

攘攘十字街；

茫茫三岔口；

熊掌與魚不可兼，

您取那樣拿在手？

詩的學校

這世界不好嗎？我們何不把它投進詩的電爐裏去重新鑄出一個詩的世界？中國不好嗎？我們何不把它投進詩的電爐裏去重新鑄出一個詩的中國？這詩的電爐是什麼？是詩的學校！有詩的學校，我們便可鑄成詩的中國，詩的世界。這鼓鑄詩的世界和詩的中國的詩的學校是怎麼樣的一個學校啊？請聽我說來！

(十)

宇宙為學校

自然是吾師，
衆生皆同學，
奮然不在茲。

(二)

白日耀青天，
有人田裏時，
明月出東嶺，
是吾看花燈。

(三)

勞力上勞心，

教學做「人工」。(註一)
探深而鉤玄，
要將真理窮。

(四)

用書如用刀，
不快自須磨。
默磨不切菜，
何以見婆婆？

(五)

老牛貪耕田，

忘却頭上角。
屠戶何日到？
用角預商榷。

(六)

生來不自由？
生來要自由。
誰是異革命？
首推小朋友。

(七)

天迪育蛟龍；

森林教獅虎。
得所不傷人，
此意誰與語？

(八)

地獄不在地，
天堂不在天，
創造大平等，

無地亦無天。(註二)

(九)

不是桃花源，

不是神仙府，
只做人中人，
無間他我汝。

（十）

誰說非學校？
就算非學校。
依樣畫葫蘆，
未免太無聊。

（十一）

捧來一顆心，

願共心兒好。

偶然到此處，

流連不知老。」

（註一）日本有一派人，站在保皇黨的地位上作工人之後盾。他們根據一君萬民之古說，要鑿除那立在君民中間之資產階級。他們依着天皇的稱法，稱工人爲天民，勞働爲天工。天工二字似乎很有精神，故我的初稿寫作「教學做天工。」既而想到大平等之世界中萬工平等，無所謂天工，無所謂地工，我們所要教學做的只是「人工」，但求他不

流於「奴工」，「畜工」便是合理了，何必妄自尊大？

(註二) 初稿作「非地亦非天」頗有超然之意，對於原在人心之天堂地獄，任其自生自滅。但這至多不過是一時之現象而大平等之根本要求便是天堂與地獄及一切連類而來的諸多觀念及形式之完全消滅。「非地亦非天」是妥協的偏安，「無地亦無天」是澈底的大一統。「非地亦非天」是遺囑，「無地亦無天」是終極。「非地亦非天」含着有餘不盡之意。「無地亦無天」是把心中的話一起

都說完了。這兩句，何去何從，却大費躊躇咧。
這大概是我個人內在之矛盾在文字上反映出來的
影子吧？我的情感歡喜從「非地亦非天」的人間
出發而我的思想便一跳就跳到了那「無地亦無天
」的社會，這中間也不知隔了幾千百年咧。

新年三問二答

從前有一位國王拿着三個問題去問一位隱士說：「什麼人是最重
要的人？什麼事是最重要的事？什麼話是最重要的話？」

如果中國四萬萬阿斗要拿這三個問題垂問於我，我將毫不遲疑的
回答說：

「青年人是最重要的人，愛護青年人是最重要的事；爲青年人說的公道話是最重要的話。」

這些年來，青年人是像蘿蔔頭樣一簍一簍的砍，砍下的頭可以砌成一座山，山上坐着幾個偉人，正在那兒喝酒團拜咧。我今啓奏阿斗陛下，從今以後，不可再許政府殺人，尤其是殺青年人。

一，殺不可以止殺。「殺以止殺」是一種迷信。掌權的人總相信「殺一警百。」這與帝國主義者之「戰以止戰」之口頭禪無異。實際是戰以召戰，殺以召殺。大概政府要殺的人有兩種 一是爲飢寒所迫

之盜匪；二是抱有不同信仰之政敵。盜匪非殺所能止；飢寒止則盜匪止了。政敵以殺身爲成仁，以死爲殉道，殺他便是揚湯止沸。古人說得好，「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

二，殺人是瘋子的行爲。個人心懷仇恨，如瘋似癲，纔會殺人。「政者正也。」政府不該有恨，如何殺人？

三，殺人者不仁。中山先生勉勵人實行忠孝節義仁愛和平。仁愛便是不嗜殺人。以人殺人是不仁之甚者。

四，殺人者不智。法國革命不能容一科學家拉瓦錫，是法國人之不智。中國近年所殺之無數青年中誰能擔保沒有幾個拉瓦錫一流的人才呢？退一步說，一個很尋常的人自小到二十歲社會的培養費至少也

要二三千元。現在有人把大洋錢三千，兩千的摔到海裏去，可算是有智識嗎？有法駕馭老虎的人總要捉活虎，因為活虎是比死虎有用得多。只有笨的獵戶才打死虎。老虎尙且不要打死，何況人呢？我們應該知道殺機不止，必至相殺。到了最後，只是借別人的刀殺自己的人。

五，殺人者不勇。殺人不出於仇恨，必出於畏懼。政府不當有仇恨，更不當有畏懼。天下多少生命是葬送在這無理性之畏懼呀！

六，中山先生寫過一副對聯：『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天地之正氣便是好生之德。古今之完人沒有一個不是善體天地好生之德，也沒有一個是贊成殺人的。孔子說堯帝：『惟天惟大，惟帝則之。』

「因為他所行的是天道，王道。堯才是中國的完人。至於舜之流共工，放驩兜，殺三苗，殛鯀，便不及堯多多了。國外古代之完人如釋迦牟尼，如耶穌基督，莫不戒殺。」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不是空言所能做到的，必須發為政令，從廢除死刑做起。

七，廢除死刑之具體辦法列舉如下，

(甲) 凡死罪均改為無期徒刑；

(乙) 在海邊找一能容幾十萬人耕種做工之海島為教養此項犯人之所，

(丙) 島上設大規模之科學館，圖書館，農場，林場，手工藝場，機械工廠為各種犯人修學習藝之所，

(丁) 島上設其他人生所必需之機關，以爲犯人調劑生活之所；

(戊) 全島設總指導一人由政府任命之；

(己) 全島設指導員無定額，由總指導聘請之，或於犯人中之有相當資格者選任之；

(庚) 犯人研究科學有所發明，從事工作有所創製者得恢復其自由。

什麼東西最可怕

「嚇是天不怕地不怕！」

「天有什麼可怕？地有什麼可怕？但是世界上確有一個東西是最可怕的。」

「什麼東西？老虎嗎？」

「老虎有幾隻啊？可怕的是人！天不怕，地不怕，人心難摸，實可怕！聽我唱來。」

「人心不可測，

有命活不得，

割了黃金穀，

有米吃不得，

種了白棉花，

有衣穿不得，
栽了一林樹，
有房住不得，
讓地造鐵路，
有車坐不得，
納稅養軍人，
有國保不得，
笑裏藏尖刀，
有心談不得。
一身很漂亮，

是賊不是賊？
着來一杯酒，
砥霜給人喝。
白玉是白的，
他偏說是黑。
客人做主人，
主人反爲客。
翻手雲變雨，
人心不可測！

顛倒的邏輯

中國的國事是弄顛倒了。這國事的顛倒是由於邏輯之顛倒。

蔣介石說：

「攘外必先安內。」

孫君哲生說：

「救國必先救黨。」

我的見解恰恰與蔣孫二君相反：

「安內必先禦外，

救黨必先救國。」

蔣孫二君看見這種說法，也或者要說我是把真理弄顛倒了。這個我也不必強辯，讓事實自己去證明吧。

從燒煤爐談到教育（上）

我小時餐餐吃的是母親弄的現成飯，有時也到廚房裏去看看，好像現在流行的畢業參觀一般，從來沒有動過一次手，所以虛度了三十多年，簡直不知道燒鍋是怎麼一回事。我看媽媽燒得很容易，便自以為真的很容易，一看就會，何必費事把拉的動手去幹呢？

始於以爲一看就會，而終於半生不會，這奇事我是在三十五歲的時候察覺了。那年有一位窮朋友預備自己燒菜請我吃午飯。我自告奮勇去替他燒鍋，這次我是慘敗了。他把菜兒洗好切好，我的火還沒有燒着，只好自避賢路，讓他一手包辦。他一忽兒就燒着了。我問他的祕訣，他說：『燒鍋要用燒過的炭作火引。』我聽了這話忽然悟到裡面含有重要的原理。從此運用先進學生去引導新進學生便成了我這些年來的一種重要法門。

民國十六年我開始燒過幾次火。那時我們用的是茅草。茅草容易點着容易熄。它一點着，轟出一團火，便化成灰。我把茅草一把一把的送進鍋櫃裡去，一忽兒也不能走開，走開，火就熄了。你得接二連

已的把茅草送進去纔能維持它的火簇。燒茅草火是多麼浪費精神的一件事啊！

從燒煤爐談到教育（下）

然而茅草火却有它的用處。我今年學會了燒煤爐。先用些茅草或紙團放在爐底，上面蓋一撮浮炭。浮炭是燒過的鬆木炭。次把茅草點着。茅草變灰時，浮炭正是燒得通紅。次將烟煤放在浮炭上。浮炭變灰時，烟煤正是放出烈焰。最後將無烟煤蓋上。烟煤變灰時，無烟煤已是洋洋大火了。以後只須陸續將無烟煤加上，將煤灰取下，這滿爐

的烈火，便可燒它一輩子也不致消滅。

這燃煤的過程便好比是教育的過程。茅草燒浮炭，浮炭燒烟煤，烟煤燒無烟煤。這順序不可弄亂，弄亂了便是違背自然，勞而無功。專靠茅草燒火固然不可；即用茅草直接去燒無烟煤也不行，茅草燒成灰也不能把無烟煤燒着。

中國有三種人：一種人是專用茅草放火，一種人是愛在茅草火上澆水；一種人是用茅草急急的去燒無烟煤。因此，中華民族的生命至今沒有燒出不熄的火燄，至今沒有放出太陽般的光明。

教育的使命是什麼？不是放茅草火！不是滅茅草火！是要依着燒煤的過程點着生命之火燄，放出生命之光明。中國教育的使命是要依

着燒煤的過程點着中華民族生命之火，放出中華民族生命之光明。世界教育之使命也是要依着燒煤的過程點着全人類生命之火，放出全人類生命之光明。

主人教育

人民是民國的主人，小孩子是民國是小主人。主人與小主人不該當作奴隸教。中華民國，顧名思義，所需要的教育是主人教育。主人教育的目的是教民衆聯合起來做主人。

做自己的主人，

做政府的主人，
做機器的主人，
做大自然的主人。

軍閥的鏡子

何君應欽新近演講中國國民革命到如今只算是打倒了軍閥，完成了革命的第一個階段。

我們要向何君問一問：
那幾個軍閥已打倒？

那幾個軍閥復活了？

那幾個革命軍人變軍閥？

要想對這些問題給一個水落石出的答案必先說明軍閥是什麼。且讓我下一個定義吧！

「壓倒主人自作主，

揮霍兵餉如糞土，

強盜進門不抵抗，

主人趕賊他不許。」

這是一面檢驗軍閥的鏡子。每一個軍人只要拿這面鏡子把自己的行動比一比便知道自己是不是軍閥？我們要知道國民革命與軍閥之消

長，也只消拿這面鏡子對着全國的軍人照一照，便能一目了然。

新政府小影

南京新政府成立後，汪精衛，胡漢民，蔣介石，始終未到首都就職，傳說孫哲生，何應欽，于右任，朱培德，陳友仁國政給沒有重疊相繼出京分道勸駕，只留着林森先生在那兒空守國璽。（註）這裡是我寫的一幅小影：

「一個鼎兒三隻脚，

三隻脚兒不合作。

眼睜望穿北極關。

國府成了一個大空殼。

一個大空殼，

不做好事不作惡。」

（小註）傳說安徽撤懲陳調元請願團到京求見林主席，林主席說我只是國府裡一個監印官，那裏是個主席？

讀錦西義勇軍絕命宣言有感

山海關十日電稱錦西義勇軍第六七八等大隊與東北軍前線下級軍官合發絕命宣言，由紅螺山專人送到榆關。該宣言末一段說：

「……我軍在錦西四周亂山之中，已與日人入於肉搏時期。以彼砲火之烈，以我死傷之衆，皆倍屢於打虎營溝綫諸役，而殺敵之多，亦爲前此所未有。明知日軍後援今已絡繹合圍，然我義勇軍及我軍殘敗部隊，但有一線希望，決不置錦州於腦後。所望中央政府速決和戰之計，各派首領，早息意氣之爭，如是我東北四子弟即使於一二日內，悉數就義，亦當含笑九泉，無所悔恨。」

讀了這篇東北四千義士血染的宣言，再不捐棄私見，共赴國難，

那真是沒有心肝的大了。

這四千人可以不死，如果要死的話，便是死於臨陣退兵之榮臻，便是死於不抵抗之張學良，便是死於口說合作不赴國難之中央政府。他們是去殉國了，這便是他們最後之質問。

「今天說合作，

昨天說合作，

到底不合作。

東北缺一角！

東北缺一角，

合作不合作？

哥哥說統一；

弟弟說統一，

再要不統一，

江山去半壁！

江山去半壁！

統一不統一？」

創造中之中華民族

中華民族本來沒有創造成功。在現代中國人的手裏掌握着創造

華民族之使命。

一個民族之造成似乎是要經過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各部落各自爲謀；

第二個階段 各部落互相援助；

第三個階段 各部落打成一片站在一個戰線上對付一個公敵。

外患之來是一個民族的惟一的試金石。如果我們要知道一個民族已否創造成功，只消在外患壓來的時候看它有什麼反應，便能一目了然。

現代的中華民族已經創造到那一個階段？是進化還是退化？

依我的觀察，中華民族是已經創造到第二個階段，倘無軍閥的阻礙，立刻可以跳到第三個階段。

明朝亡國之時，中華民族大多數還是逗遛在第一個階段。北京失陷，南京旁觀，揚州嘉定之屠殺，別處的人民都是見死不救。明朝便因此而亡。

昨天上海有人發起援助東北義勇軍和上次東南人士募捐接濟黑軍，抗日在中華民族發達史上都是重要的事實。這些事證明中華民族已經發展到第二個階段。這次援助東北義勇軍是更有意義，因為東北義勇軍是純粹人民的武力，發揮出真正的民族精神。各地方同民族的人互以實力援助，斷然比那空洞的同情心進一步了。

我們却不可以在這個階段流連，以爲捐了一些錢去援助東北義勇軍就算盡了責任。一個民族之造成必在行動之一致。全國人民必須聯合起來和東北義勇軍站在一個戰線上奮鬥，纔算是完成了中華民族之創造。

不抵抗的軍閥是沉沒在第一個階段的最下層。他們心目中只有身家，那有民族？所以不抵抗的軍閥是背叛民族精神，便是背叛中華民族。全國人民應該立刻奮起與東北義勇軍站在一個戰線上，掃除割據的軍閥，驅逐橫暴的日軍，恢復已失之國土主權，以完成中華民族創造之重大使命。

從南京路說到南京城

前列是二十部摩托車領路，隨着便是市政府的軍樂隊，工部局的軍樂隊，最後是數不完（聽說是一四百部）的汽車，裝着花園，插着郭府的旗子，一部一部比手車還慢的在大馬路上走過，馬路兩邊是人山人海的擠在那兒看！看郭標出殯！

「郭標蓋過黃楚九了。」「遠不及盛宣懷！盛宣懷那次出喪，哄動了幾百萬人，在上海總算是空前絕後。」街上的人你一句他一句的在那兒閑談。

我走不過街。我有要緊事，被郭標擋住了。死郭標竟有這麼大的力量阻我去路！

路走不通便站在那兒默想：市政府的軍樂隊爲什麼不鼓舞國人抗敵却在這裏爲一個公司老板送殯？四百部汽車和汽車用的油如果歸馬占山指揮該要發生多大影響？舊式出殯雖然不好，倒給了窮人們一些機會賺口飯吃。摩登出殯却空廢煤油，徒損國力，連叫化子也得不着一些好處。這是誰的罪過？郭標是已經死了，總不是郭標有遺囑一定要這樣幹吧？有人說，出殯純粹是做給人看的，賣弄一家的財富威風。我要問：如果沒有看戲的人，那有做戲的人？這不是我們大家的罪過嗎？

我從「死人當路」慢慢的聯想到「病人當國」。政府是一部機器。機器上有一個螺絲釘上銹了就得立刻換一個，否則難免全部崩潰之危險。中央政治會議常務委員三人中就有兩位是害病。汪先生因病辭職，如果是異的生病，却是政治家應有之態度。害病而不辭職，勉強病人就職，都是絕大的錯誤。（又不生病，又不就職，又不辭職，當然也是一種錯誤。）允許這種錯誤之存在是中國人民公共之錯誤。前數日國府委員多數出京，使重要公事堆積不能處理的有九十餘件之多，便是勉強病人負責一念之差所使。

我在大馬路等了一個多鐘頭，最後吟得一首四言小詩：

「死人當路，

病人當國

路走不通，

國將不國？」

我寫這首小詩，不咎既往，區區之意，只希望國人從此不再允許「死人當路」，不再勉強「病人當國。」

是非

孟子說：「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生理心理學家把人的頭腦解剖實驗了幾千百次，至今沒有找着這樣一個專管是非的心。

是非只是判斷行爲的一種符號。這種判斷的能力是在判斷上得來的。它是在實際生活裏學得的本領，不是與生俱來的良知良能。

在實際生活中人們對於某一種行爲加以某一種符號，絲毫不容假借，久而久之，習慣成自然，是的便會說是，非的便會說非，沒有什麼參差。如果在實際生活中，有人混亂黑白，指鹿爲馬，是的有時說作非，非的有時說作是，這樣一來，是非便不能分明了。

爲什麼要顛倒是非？大凡自己討便宜的時候，不願是非分明，只要自己吃了一點虧便大聲疾呼的要人家辨別是非。「是非」是上算者的敵人。「明是非」是吃虧者的呼冤，人不能老是上算，也不能老是吃虧，故有時要是非，有時不要是非。

靖節公有詩說：「榮衰無定在，彼此更共之。」「是」豈能專屬於我？「非」豈能常屬於人？

是非如貞操，既已揮之而去，何能招之即來？

當前的勢力是佔便宜的勢力。拜倒在當前勢力除下的人的字典裏，沒有「是非」，如果有，便是另有註解。

只許自己是，硬派別人非，是當前勢力之慣技。有時連呼冤也不許。在這種情形之下受冤屈的人只有打出是非來。是非要靠武力打出來，那是多麼不經濟的一回事呀！

是非之判斷大都含有時代性，地域性，階級性。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是非」，一地域有一地域之「是非」，一階級有一階級之「是非」

」。

量布用尺，量米用斗，量是非的尺與斗是什麼？我以現代中國大衆的一份子提出是非標準如下：

(一)公者是；不公者非。增進大衆福利者是；損害大衆福利者非。大衆福利與小集團福利衝突時，擁護大衆福利者是，擁護小集團福利者非。

(二)真者是；不真者非。

(三)推動時代前進者是，阻礙時代前進者非。

兒子教學做之一課 (上)

民國十七年我用上等宣紙裝訂了一本美麗的大簿子放在辦公棹上以備學生們質疑問難。這本簿子的封面貼了一條泥金的標籤，上面由我自己寫了『人生問題』四個字。簿子旁邊放了一張通告歡迎大家將各人心窩裏的問題寫出來使我可以預先考慮，再行答復。在美的簿上寫心中事是多麼有詩意的一回事啊！不消說得，雞脚字是不好意思寫在上面。我的目的是達到了：同學們每人來寫問題之先，必將問題裏面的一些字練習好多次，纔願下筆。所以我這本簿子不但是綉羅了如珠似玉的問題川流不息的來到而且寫問題的字無形中也就藝術化了。

一天，我把人生問題簿翻開一看，發見了這樣一個問題：

『夫子的兒子教學做，可得而聞乎？』

這問題的涵義是豐富極了，給了我一個很深刻的戟刺。從此以後我便時常自己問自己說：『兒子教學做這門功課該如何去上？』現在把最近上的一課發表出來，以供有兒子的人們參考。

兒子教學做之一課（下）

兒子要在做上學在做上教，這是沒有疑義的。我希望每個兒子做一個什麼樣的兒子，我得把我自己先做成那樣一個兒子。我要教兒子自立立人，我自己就得自立立人。我要教兒子自助助人，我自己就得自助助人。最近我和小孩們商議出一個自立立人自助助人的教學做

過程，內分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三餐餵得飽，個個喊寶寶；

第二個階段 小事認真幹，零用自己賺，

第三個階段 全部衣食住，不靠別人助，

第四個階段 自活有餘力，幫助入自立。

我現在第四個孩子，六歲，尙在第一個階段。第三個孩子，十歲，在鄉下時，已到第二階段，現在進城來又回到第一階段。第二個孩子十三歲是在第二個階段；第一個孩子十七歲是上了第三個階段；同時大家還在求學，一起回了第四個階段努力前進。

中國社會對於小孩的教育普通只有兩個階段：一是全然依賴，二

是忽然自立。這中間缺少漸進的橋梁。倘若成人突遇變故，小孩失其所依，這是多麼難受的痛苦啊！

一張空前前的廣告

看報不看廣告是一個很誤事的態度。我昨天早上把報紙展開來，彷彿在廣告欄裡見有「放棄縣長資格」幾個大字，當時並未留意，順手一翻便翻到國家大事上去了。

這幾個字雖被我的忽畧廣告的態度連帶着忽畧而去，但是它們在我的潛意識中，不知道怎樣，已經印了一個很深刻的印像。於是「放

(三) 監察院已提出彈劾該案首犯，潘可平亦經軍政部捕禁；

(四) 江蘇省甄用章程明示薦用人員發覺貪污時應予舉薦人以懲戒，葉楚傖等仍然無損毫髮；

(五) 江蘇第二屆縣長考試，葉楚傖爲主試委員，故與李晉芳有師生關係。李晉芳仿顧亭林否認爲貳臣錢謙益門生之例自動放棄考取縣長資格並拒領覆核文憑。(李晉芳聲明前在湖北政務委員會試取縣長資格，雖無用處，自願存留。)

如果上述各節完全確實，那末李前縣長這篇聲明書是含有重要意義；這意義之所以重要，是因爲它的裡面包含了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奮鬥！在貪污之下，貪污之上，貪污之中，奮鬥出一個廉潔的縣長來。

審門纔是建設廉潔政府之康莊大道。我們要律己不苟，律下不苟，律上不苛，方能創造出一個廉潔的社會。

縣長附資格

前溧陽縣長李君晉芳聲明放棄江蘇省第二屆考取縣長資格時附帶的說：

『至前在湖北政務委員會試取縣長資格雖無用處，自願存留。』這種資格，既已知道它沒有用處，何不早點摔到字紙簍裡去？李君對於湖北的縣長資格之所以戀戀不捨，怕是因為他還沒有把文憑資

格這類東西澈底的看破。

我可以說，縣長資格文憑不但是江蘇的靠不住，就是湖北的也靠不住；不但是湖北的靠不住，連那考試院院長親自主試的都靠不住。

何以見得呢？縣長考試，就已經舉行過的說，有筆試有口試。筆試是考文章，口試是考說話。會做文章會講話的人不一定會做好縣長。有人說在口試時可以在一個人的容貌舉止上看出他的品行的正邪。這樣一來，典試官豈不兼做了看相先生嗎？我從前考錄新進學生也用口試。十幾年的經驗告訴我，在容貌辭令上判不出真人才。口試是和筆試一樣的靠不住，分數不代表一個人的真本領。

戴君傳賢因為一個考生的考試分數算錯自請處分。我當時批評考

試院的方法說：『考試院的分數怕是全部都算錯了。』你如果把考試院第一次考試的卷子再發給原來閱卷人請他重新批過，將後批分數與前批分數比一比，便知道我的假設可以得到有力的證明。

那末，縣長，就不要資格，不必考試嗎？明日的縣長是要在任上考，政績便是他的鐵打的資格。

每一個現任縣長要交的卷子是：爲本縣人民興了多少利，除了多少弊？分開來說，每一個縣長必須做完下列幾個考題才算及格：

(一) 到任後開了幾個學校，加了幾個學生，造就了幾個科學的孩子，科學的青年，科學的成人？

(二) 到任後築了幾里公路？

(三) 到任後栽了幾株樹木？

(四) 到任後興了幾處水利？

(五) 到任後提倡了幾種新農工藝生產？

(六) 到任後組織了幾多人民自衛的武力？

(七) 到任後除了幾個貪官污吏土豪劣紳？

(八) 到任後革了幾種弊政及不良嗜好？

(九) 到任後培養了多少民衆出來拿民權？

(十) 到任後減少多少不勞而獲與勞而不獲的不平？

到了真正人民出來當國的時候，紙做的文憑是一定混不過去了；只有政績是實在的資格。那時，候補縣長先須跟着一個現任縣長做徒

弟，也不能專憑幾篇空文，或幾句空話便讓他出來担任一縣的大政。

國難會議與名人會議

國難會議之宗旨在解決國難，那是顧名思義可以推測而知的。但是職權沒有公布，辦法沒有明文，當事的人還不能把它弄清楚，何況一般的人，那是更加模糊了。可是有一個東西是用黑的白的發表出來了。這東西是行政院公布的被聘會員的名單。

我們就拿這名單來研究一番吧。這些會員，無論他們過去的歷史是怎樣不同，現在的政見怎樣相左，却有一個共同之點！他們都是名

人，有名的人，姓名在報紙上白相過，在當局的荷包裡溫存過。這個國難會議的主要成分是名人，國難會議只可算是名人會議，至多止可以算是一個名人對國難之條陳會議。專家會議都說不到，因為內中有許多位不是專門家。

這名單的根本錯誤不在所有而在所無——在不應無者盡無。中華民國的主人翁之絕大多數，誰也不能否認是農人與工人。我們在這名單中可能找出一個靠自己動手種田吃飯的農人或是一個靠自己動手做工吃飯的工人？國難當頭不把絕大多數的主人翁請出來親自解決，何能打破這個難關？

有人說被聘的會員個個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即人人可以代老

百姓說話。近年來的政治就壞在這個「代」字：始而代老百姓說話，繼而代老百姓吃飯，終而代老百姓當國，弄得老百姓始而有話無處說，繼而有飯無法吃，終而有國無力保。代！我願中華民國明日的字典裡沒有這個傷心的字！

我不能說國難會議被聘的會員是不是老百姓，但是絕大多數的農人工人是被抹煞了。

中國有國外之難，有國內之難。國外之難要集中發揮四萬萬民衆的力量纔能打得出去。國內之難要把四萬萬的民衆請出來做主人翁纔能消弭公僕間小權私利之爭。我們要同時解決這國內之難與國外之難，非把四萬萬民衆擁護起來不爲功。兩百多位名人的力量對外是棉花

拳，對內是車薪之一杯水。

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是——一個權威超過一切之真正的國民大會產生一個真正的國民政府，創造出一個名實相符的中華民國。他的職責不僅是過難救命罷了。

國難會議（名人的）看去是勢在必開了。好，快開快散吧！你除了上些軍事外交的普通（特殊的何能公開）條陳外，得一致要求真正的國民大會之迅速的召集。

這次國難會議之召集總算是庶政公開之發動。但是我們決不能在這裡面留戀。我們應該用全副的精神力量對着那「天下為公」的實質上去追求。

國民的軍隊

什麼叫做國民的軍隊？順從國民的公意以保國衛民守土禦侮的軍隊，便是國民的軍隊。這種軍隊，以國民公意爲無上之權威。外患臨頭，國民叫他戰，他必是以一當十以一當百以一當千以一當萬的戰。若長官依據民意令他保國衛民守土禦侮，他必服從；若長官違背民意令他放棄國土，對敵人不抵抗，他必不服從，不但不服從，並且要將發亂命者推翻掉。因爲他所推翻的不是長官而是國賊。新岳飛決不是十二道金牌所能召得回，因爲他所服

從的不是個人而是國民的公意，不是破壞國格之亂命，而是保國衛民之天經地義。這次第十九路軍及上海義勇軍。向日本海軍陸戰隊應戰，便含有這種新服從之重大意義。十九路軍已經在戰績上證明他們自己是國民的軍隊。中華民國之希望，便在這樣的軍隊身上。從二十八日夜十二時至二十九日黃昏，傷敵數百人。打下飛機三架，奪得鐵甲車四輛，佔領日本海軍司令部，驅逐陸戰隊向東敗退，卒使日軍不得不向我方一度提出休戰之請求。這種戰績。不但是給了日帝國主義者一意料之外的嚴重的打擊，而且是給了全民族一種絕大的新希望。全國的軍隊起來，踏着十九路軍的血迹，造成國民的武力，收復已失國土，將一個可憐的弱國

變爲一個令人敬愛的大國；倘若觀望不前，自棄天職，那便是軍閥害國的軍隊，人人得而攻之。

敬告國民

上海之戰不是上海之戰，而是全民族生死之戰。我國民應當有此認識，放棄以往之旁觀態度，而斷然下一奮勇參戰之決心。我鄭重考慮之後，覺得中國國民有四件事可以做。應該做。而且是必須立刻做的。

(一) 認定十九路軍是國民的軍隊，對牠負起完全責任來，

供給牠軍械，藥品，糧食，及一切物質上之需要，並督促當地軍隊負起保國衛民的責任，以爲十九路軍後盾；

(二) 年富力強的國民加入十九路軍或與十九路軍有同樣精神的軍隊，在作戰上學作戰，以立全國皆兵全民保國之初基；

(三) 國民該立刻發表一計劃，對衛國陣亡將士家屬負起責任來，使前線將士可以毫無後顧之憂的去應戰。有錢的人，現在該是用錢的時候了。無錢的人，少吃一口飯也就把這件大事做成功了。一面還要督促政府，改善並厲行陣亡將士家屬撫恤條例；

(四) 我們對於戰地避難來之人民，應以親人看待，使他們覺得是到了自己家裡一樣，若坐視他們流落無依，便是我們未盡

國民之責。

中國國民黨 中央黨部圖書館

借閱者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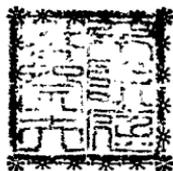
- A. 加意愛護勿失原有形狀
 - B. 損壞或遺失應照原價加倍賠償
 - C. 借閱以二星期為限
 - D. 滿期之書欲續借者須持書至本館聲明但本館於必要收回時即須交還
-

齋夫自由談

(全一冊)

定價壹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作者 ~~不除庭草齋夫~~

發行人 不除庭草齋夫

總售處 申報館

上海漢口路廿四號

分代售處 各地申報分館

民國二十一年四月三十日初版 伍千冊

107070